上海

最美的春天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北风那个吹(1)
- 第2节：北风那个吹(2)
- 第3节：北风那个吹(3)
- 第4节：北风那个吹(4)
- 第5节：北风那个吹(5)
- 第6节：北风那个吹(6)
- 第7节：北风那个吹(7)
- 第8节：北风那个吹(8)
- 第9节：北风那个吹(9)
- 第10节：北风那个吹(10)
- 第11节：北风那个吹(11)
- 第12节：北风那个吹(12)
- 第13节：北风那个吹(13)
- 第14节：北风那个吹(14)
- 第15节：北风那个吹(15)
- 第16节：北风那个吹(16)
- 第17节：北风那个吹(17)
- 第18节：北风那个吹(18)
- 第19节：北风那个吹(19)
- 第20节：北风那个吹(20)
- 第21节：北风那个吹(21)
- 第22节：北风那个吹(22)
- 第23节：北风那个吹(23)
- 第24节：北风那个吹(24)
- 第25节：北风那个吹(25)
- 第26节：北风那个吹(26)
- 第27节：北风那个吹(27)
- 第28节：北风那个吹(28)
- 第29节：北风那个吹(29)
- 第30节：北风那个吹(30)

- 第31节：北风那个吹(31)
- 第32节：北风那个吹(32)
- 第33节：北风那个吹(33)
- 第34节：北风那个吹(34)
- 第35节：北风那个吹(35)
- 第36节：北风那个吹(36)
- 第37节：北风那个吹(37)
- 第38节：北风那个吹(38)
- 第39节：北风那个吹(39)
- 第40节：北风那个吹(40)
- 第41节：北风那个吹(41)
- 第42节：北风那个吹(42)
- 第43节：北风那个吹(43)
- 第44节：北风那个吹(44)
- 第45节：北风那个吹(45)
- 第46节：北风那个吹(46)

第1节：北风那个吹(1)

第一章

一九七四年腊月初八，辽南的月亮湾大队知青点发生了一件怪事，圈子里的一头母猪竟然跳过半人高的圈墙，跑到月亮河的冰面上玩耍，把两条后腿劈了叉，残废了。

心长在舌头上，心里是怎么想的，话就怎么从月亮湾大队知青点点长庞秀岩嘴里直溜溜地吐了出来，"这是个阴谋，肯定是个阴谋！"话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的右脚像叹号一样，狠狠地往地上一跺。

庞点长没说错，这事儿离奇到了不贴谱的程度。那头猪已经饿得没劲儿抬眼皮，喘气都打晃，绝无气发丹阳，肋生双翅，一鹤冲天跳过半人多高圈墙的可能。这明显有人在捣鬼。他作为一点之长有责任也有义务立即查出这个坏人是谁，让他好好尝尝自己的厉害……庞点长越想越激动，他要马上如开全点知青大会展开调查。庞点长把平时挂在脖子上，表示权力的铁哨含在了嘴里，腮帮子鼓得像要快吹爆了的气球，没命的吹起哨子来。

"嘟……嘟嘟……嘟嘟嘟"刺耳哨声像针一样，扎在了青年点里男女知青们的耳膜上，他们一个个很快跑到了食堂里集合。

辽南的冬天，大地就像掉进了冰窖子，嘎嘎得冷。大家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围着青年点食堂的大火炉，一边哆哆嗦嗦地烤着火，一边听着庞点长深入浅出的分析案情。

庞点长头上戴着一顶和杨子荣一个样式的大皮帽子，他阴沉着脸，像指挥千军万马，身负拯救国家和民族重任的大军事家一样，背着手在炉子前踱着步，悲愤地说："同志们，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点里发生的事，是个阴谋，绝对是个阴谋！幕手黑手琢磨这头猪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天天在琢磨，夜夜在

琢磨，就是打盹儿做梦，也在琢磨！这个人简直就是为这头猪而生，为这头猪而活！"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看你，面面相觑。一个长着一对长门牙绰号叫兔子的知青，他的脸抽抽成了一团全是摺子的抹布，最后还是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声来。

这一笑让庞点长有些下不来台，他板起了脸，故做威严的训斥道："严肃点！你……你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哪儿去了？你怎么还能笑的出来？！这头小母猪，可不是一般的母猪，这是咱们点里唯一幸存的一头猪哇，它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说到这里他环顾大家，开始了极富感情的激情演讲，"同志们，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只要让春风一吹，咱这头小母猪的春心，马上就要荡漾起来……"

赵春丽是个快人快语的漂亮女孩，不服气地撇了撇嘴："什么呀，大庞。" 庞秀岩个头长得高，同伴们都习惯叫他大庞。"你也太有革命乐观主义激情了吧？你看它都瘦成什么样儿了？还没有咱们坐的板凳肥。她想发情不假，可她得有发情干事儿的身子骨儿。"

兔子接过嘴："可不是怎么的，这头可怜的小母猪，要不是有猪皮挡着，骨头早像刺猬一样刺出来了。"

大庞勉强笑了笑："不错，它是瘦了点。但它瘦的只是皮肉，精神上没有瘦，青春是永远不会瘦的。只要它还在喘气，爱情就不会枯萎。它要恋爱，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是大自然赋于它的权力，没人能剥夺的了。如果它没有受伤，你们等瞧好吧，到了明年秋天，那就肥成堆、猪满圈了，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喜人的社会主义丰收景像啊！到了那个时候，公社知青办来咱们点儿检查，会被这个情景所感动，会多奖励咱们几车麦麸，对不对？就连咱们大队脸上也有光，说不准儿会多给咱们几车地瓜，对不对？可现在呢，可现在呢！"大庞激动起来，失望、气愤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猪后腿让你们整劈叉了，今生今世只能像石狮子那样蹲在那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咱们的美好理想全顺着走水道走了。"

另一个叫刘青的女孩笑侃道："我说大庞啊，你节哀吧。千万别把小屁儿当成炸弹响，事情没那么严重。唉，也是的，咱们这头猪，还是挺漂亮的，你看那身段，多苗条……"

第2节：北风那个吹(2)

大庞白了她一眼说："那是饿的！"

"你看那尾巴……"

"没尾巴了！尾巴都掉进了像山沟一样深的腚沟里面去了，还断了一截！这也是一桩无头案，肯定被谁割去红烧了！"说着大庞狠狠地盯着兔子看。

兔子勉强笑了笑："谁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没准是一不小心挂在哪儿挂断了。刘青说得对，咱那猪是挺漂亮的，还是双眼睛，大眼皮儿……"

赵春丽咯咯笑了起来，"怎么说话？大眼睛，双眼皮儿。"兔子赶紧改口：说错了，是双眼皮儿。"

一场严肃的大会，愣是被这几个竖插杠子横打炮的家伙搅了局，没了肃穆的气氛。大庞有些恼了，生气地说："屁话，谁家的猪不是双眼皮儿！"

刘青看了看大家，挑衅地对大庞说："小母耗子来历假--多大点儿事儿。那猪不就是肌肉拉伤吗？小毛病，离心脏还远着呢，养两天就好了。你放心，耽误不了它谈情说爱。明年春天一到，咱们给它好好打扮打扮，描着蓝眼圈，盖个红盖头，照样可以嫁出去。"

兔子说："谁说不是！咱们还要给它挑个条件好，最起码是公社以上单位养的公猪。咱们这头小母猪还是处女呢。现在处女多难找。"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偷偷扫了女知青们一眼。

大庞一看场面越来越失控，忙提高了嗓门，大声喊道："都别说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他想了片刻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啊，我说这个人，他一直在算计着这头猪，他自以为聪明，但在目光雪亮的革命群众面前，还是露出了马脚！"

大家随着大庞的目光，朝食堂的角落里望去。

帅子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低着头，嘴里正嚼着烤熟的玉米粒，嚼得嘣嘣直响。帅子就像他名起的那样，是青年点里公认的美男子。眉清目秀，身高体健，只是眉宇间流露着狡黠和顽皮。前段时间他闲得无聊，自制了几把飞镖，拿生产队的黄牛开练，三头牛黄先后中镖受伤。他让公社人保组抓了起来，关了好几天，看要过年了，这才放回。

刘青见他没有反应，踢了他一脚，帅子抬起头来看看大家，故作天真地笑了。

大庞开始了有的放矢地推理破案："猪圈的门是关着的，可小母亲为什么能跑出去呢？你们有谁见过猪跳高？没见过吧？肯定是这个人跳进猪圈，把小母猪抱出去，看着它跑远了，才喊：猪跑了，猪跑了！你们就追出去了。"

女知青荆美丽忍不住插嘴道："大庞，你没分析错，是有人叫了。""谁叫的？"大庞睁大了眼睛紧盯着荆美丽，她回答的结果就是侦查的答案。"没听出谁的声音。"荆美丽低下了头，小声嘟囔道。

大庞回过头来看了帅子一眼，又冲大家点了点头："都想想，都好好想想。这个人是谁？"见找不着答案，大庞继续他的推理："猪为什么往冰河上跑？猪是最怕冰的，肯定是这个人故意往冰河上撵。大家呢，傻乎乎地跟着这个人撵，猪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就大劈叉了，残废了，养着没用了，就得吃肉了。"

众人一阵言不由衷地叹息："唉，没办法，就得吃肉了。"

大庞抬高了声音："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他不但懂得人体结构，还懂得猪怎么才能受伤，残废……"

大伙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帅子的脸上。帅子不嚼嘴里的烤玉米粒了，开始摆弄身旁水桶里的冰块。

大庞看了他一眼，话里大有深意："这个人练过功吧？跳过舞蹈吧？还会冰上芭蕾吧？着急吃肉了吧？是啊，可以理解，今天是腊八节……"

帅子站起来了，朝大庞走去。众人紧张地望着他俩，以为要打起来。大庞紧张的盯着帅子质问道："你想干什么？"

帅子笑道："我都听明白了，你半天是在说我。没事儿，我不生气。我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这事就应该怀疑我，怀疑一切嘛！可我的问题都说清楚了，有结论了。"

大庞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结果……"帅子打断了他的话："点长，我刚回来。回来后，你还没有欢迎我，拥抱我。来，咱们拥抱一下！"说着他夸张地展开双臂拥抱大庞。

第3节：北风那个吹(3)

大庞一把推开了他说："你少拿资产阶级这一套来腐蚀我。"

帅子冲上前紧紧地搂住大庞，不停地拍打着他说："大庞啊大庞，在公社人保组这些日子，我真的非常想念你，真的，你是哥们儿，是朋友。我算来算去，在月亮湾这些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帅子哽咽了。

大家咧着嘴看他俩，有好戏瞧了，谁都知道帅子肯定要一报还一报，开始调理大庞了。

大庞装着被感动了："帅子，别这样说，跌倒了再爬起来，只要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会有出路的。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帅子也是感慨万千："朋友啊，到底是好朋友啊，路遥知马力……""哎哟！"大庞突然尖叫了一嗓子，猛地推开帅子，不顾一切地解开腰带，把手伸进去掏什么。

女知青们都捂上了眼睛，有的叫道："干什么你呀！"

"赶紧报告大队，大庞大白天脱裤子耍流氓。"

"咣当"一声，一个拳头大小的冰块从大庞的裤腿里掉下来。大家这才知道是怎么一码事儿了，都笑疯了。

查归查，打归打，残废的猪马上要杀了吃肉。留着就是消耗口粮，知青点里缺的就是口粮。

大家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点材烧水。上来两个人，用杠子抬起那头可怜的小母猪，朝杀猪床抬了过去。猪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拚命地尖叫着，释放心里的极度恐惧。

枯燥的生活，令人把杀猪这档子残忍事儿，也当成了娱乐。众人默默地跟在后面，垂着头，做哀悼状。有的人嘴里还有板有眼的哼起了哀乐。

猪绑到杀猪床上后，帅子扶正了头上戴的高高的土耳其皮帽子，手里拿着杀猪刀，动作夸张地摆起了屠夫的架势，他学着大庞的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道："这头猪马上要告别我们了，它使我们活着的人，一想起它心里就非常难受。"

众人像合唱一样扯着嗓子喊道："非常难受！"

帅子哽咽了："它的一生很不容易，任打任骂，任劳任怨，吃的是猪狗食，还经常吃不饱。想起这些，我真的不忍心动手啊……"

"你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是啊，让我们在胃口里怀念它吧。敬礼！"

大家认真地向猪致敬，这是真诚地向猪致歉。

帅子握着杀猪刀朝猪脖子扎去。动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下了，目光定在了对面的知青点门口黑板报前。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只着一个姑娘一手提着旅行袋，正在看黑板报。她是个少有的美人儿，所有称赞姑娘漂亮的词儿，都可在套在她身上。无怪帅子冷不盯瞅她一眼，立马就傻呆了，忘了他就想干的事儿。

帅子小声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一个平时和帅子关系不错，叫李占河的同伴说，不认识。看样子像串点的，是谁的同学吧？兔子说，看样子不像，比咱大五六岁，是谁的姐姐吧？

"长得挺漂亮，气质不错！"

"看上了，弄她？"

帅子摇头说，现在不行，他现在是监管期间，不能再惹事儿了！兔子吐了一口吐沫说，那他代表帅子去弄她，主动送上门，错过就是罪过。

帅子说，随便，反正他没心情。他现在的事儿是杀猪！说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猪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完成了它最后的呼唤。

兔子朝姑娘走了过去，走近了，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对方好几眼。姑娘像是老和尚入定，没有反应。兔子流里流气地开了口："喂，

哪来的？"姑娘还是没理他，继续专心地看着黑板报，自言自语："这也叫文章？也敢登出来？"兔子嬉皮笑脸的讨近乎，"哎，问你呢。哪来的？进去烤烤火吧，天多冷啊。"

姑娘还在看黑板报，摇着头自语道："巴掌大的文章，竟然错了八个字！还有脸往上写。"

兔子朝姑娘走近了一步，两人脸对着脸，身体好贴到一块儿了。兔子又问，跟你说话呢，哪来的？姑娘这才看了兔子一眼，用打发的语气说，随便走走！

第4节：北风那个吹(4)

人家爱搭不理，兔子的嘴不能闲着，他问姑娘是串点的？姑娘摇了一下头。他毫不气馁，接着问是探亲的？姑娘又摇了一下头。兔子故意惊呼，明白了，离家出走到这儿流浪来的？

姑娘觉得他很好玩儿，就笑了笑，兔子突然热情似火地说："那就快进屋！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阶级兄弟的温暖，我不给你温暖谁给你温暖？一肚子苦水，咱俩热炕上倒，快进屋，快进屋……"

兔子右手抢过姑娘的旅行袋，左手自然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来的正在节骨眼上，看见没，我们正在杀猪呢。你先到热炕上歇歇乏，一会儿大肥猪肉炖粉条子，就热乎乎地端到你跟前了。咱姐弟俩一边等上菜，一边磕瓜子，唠唠嗑，你把眼泪和苦水，尽情往你弟弟这儿倒！"

姑娘看了他一眼，抿嘴笑了笑，真跟着他进了屋。

那边帅子已经把比一只草狗大不了多少的小母猪开了膛，开始血乎淋拉地往外掏肝掏肺了。在旁边打下手的李占河，一直盯着兔子和姑娘进了屋，又是着急，又是高兴地叫道："嗨！这就上手了！简直比猪血往外喷的都快！"

大庞也笑了："整玩这个业务，兔子是行家。多少无辜的漂亮女人让他的迷魂汤灌倒了。嗨，这闺女又完了！将来咱们怎么和人家家长交待啊，你说是不是啊，帅子？"帅子低着头专心地掏出猪的内脏，没有吭声。

一个叫大华的知青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弄不好兔子和她认识，要然不三言两语，那个女的就跟他进了屋？"李占河说："你知道什么呀？全世界漂亮的女人兔子都认识！"

帅子突然放下杀猪刀说："我来尿了，先上趟厕所。"说着急匆匆地走了。大华盯着大帅的背影，坏笑道："嘘！有感觉了，有感觉了，你们看见没，帅子走路都是撇着腿儿走！"

大家起哄地笑了起来。在屋里兔子和姑娘处得挺近乎，两人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兔子还是觉得不解渴，又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套近乎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好像在哪见过。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脑袋在姑娘面前晃来晃去。

姑娘说："我看你也挺面熟的，在哪儿呢？让我想想……"兔子一拍脑袋，叫道："对了！"姑娘一拍大腿说："想起来了！"

兔子说："在县城，向阳饭店，对不对？"姑娘点点头说："那天你喝醉了，摔了人家六个碗，七个碟！"兔子想了想说："还有两瓶酒，对不对？"姑娘绘声绘色地说："你当时还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拍着大腿说，他妈的，这辈子回不了城啦，还把鼻涕往人家饭店墙上甩……"

兔子把手伸到了姑娘面前说："握握手，握握手，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弟会保护好你的，谁欺负你了，你就跟我说，我削死他。"兔子一拍自己的胸脯，"我要是打不了他，我还有朋友，帅子大哥。你听说这个人吧？人家父母是搞艺术的，知识分子，帅子大哥会跳芭蕾。打架可灵巧了，再加上能豁出命，眼珠子一红，长腿一扫，那地下就得哎哟哎哟倒一大片，你信不信？"

姑娘让他说笑了，兔子掏出了烟问，来一支？姑娘接过烟叼在了嘴上。兔子掏出火来给对方点着了烟，顺势摸了一下她的手。姑娘没恼，抿嘴一乐。兔子眯缝着眼，大口大口地吐着漂亮的烟圈儿，烟圈儿一个接着一个套在姑娘的脖子上。

姑娘让他呛得咳嗽起来："你们青年点能人可真不少啊，你再给我说说，要是这个点好，我就在这儿落户了。"兔子又朝姑娘身边凑了凑，瞅对方不注意，故意吹了一下烟灰。姑娘的眼睛让烟灰迷了，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我眼睛迷了。"兔子说："是吗？快让我帮你吹一吹。"说着凑到了近前，为她吹起了眼睛，两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这屋里忙乎屋外也没有闲着。窗外聚着一大堆人，屏住呼吸扒着窗缝，瞧好戏。李占河也在这些人当中，他看清楚了，像战场上的通讯员一样，猫下腰，轻手轻脚的跑到杀猪床前，压低了嗓门激动地喊

道："弄上了，弄上了！那个女的都躺在炕上了！""完了，又一个姑娘牺牲了！"大庞这一声叹息，不知是嫉妒还是懊悔。

第5节：北风那个吹(5)

帅子刚上完厕所回来，一听这话打了一个愣神儿。

就在这时，屋子的门"咣当"一声被从里面冲开了，像是在院子里响了一声锣，众人一惊，急忙朝门口望去。只见兔子满脸是血的从里面滚落了出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顾不得爬起来，趴在地上胆虚虚的叫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撞到枪口上了！"

大家正在纳闷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见那个姑娘披着军大衣，神态威严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全院子里的人除了兔子，都看着她，姑娘大声说："都到我这集合！"语调虽不高，但不怒自威。

众人被这一嗓子镇住了，傻立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

"怎么？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都到我这集合！"她的话就是命令，有一个人动，大家都跟着动了起来，围拢到她身旁。

姑娘的语气和缓了些："今天是腊八节，我想和大家一起过这个节。我没空着手来，屋里旅行袋里装着个熟猪头，送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家就住在小牛庄，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牛鲜花，今年二十五岁，县革委会委员，兼着县武装部副部长，我是主动要求到咱们月亮湾工作，下决心彻底改造月亮湾的落后面貌！我现在的身份是，月亮湾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兼管你们青年点工作。今天初次见面，你们青年点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

众人木然地看着牛鲜花，唯有帅子不服气的抱着胳膊乜视着她。

"什么恶劣的印像呢？黑板报上文不对题，错字连篇。再看看你们的宿舍，说句不好听的，脏的像猪圈。还有他，"牛鲜花一指趴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兔子，"他叫兔子吧？"兔子抹着脸上的血："那是外号，我有大名。"

牛鲜花指着兔子恨恨地骂道："你是一个流氓，有大名有什么用？只能是为丢人用的。今天要不是过腊八，我立马就把你送进公社人保组，叫你一气蹲到二月二！帅子是谁？"帅子答应了一声："是我。"

牛鲜花看了他一眼："是你？你不也是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的吗？那儿的滋味好受吗？"帅子话里嵌着骨头，冷冷地回敬道："说啥呢？好受不好受，我都受了。"

牛鲜花没和帅子计较，转过脸来对傻愣的知青们说："好了，今天过腊八，我不想说太多，过年咱们就应该说过年话。等过了年，咱们有的是时间，再一点儿一点儿说不好听的。一句话，我早就了解了，月亮湾的知青点是全公社最落后，最差的，可以说，乌烟瘴气，臭名远扬。"

李占河不服地大声嘟囔道："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根正苗红，臭也臭不到哪儿去。"

牛鲜花生气地瞪了他一眼，"我要提醒大家，既然我管青年点，那我就要管出个样子来，绝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青年点必须整顿，你们都要有精神准备！好了，不说了。咱们一起过节吧！把肉都给我炖上，我还带了几瓶好酒！"

牛鲜花说罢，披着军大衣进了屋。

牛鲜花人走了，好像她的魂儿还在，大家仍在原地立着。大庞小声的对众人道："还像电线竿一样傻立着干嘛？快跟领导进屋啊！说着他头一个跟了进去。

过了好半天，大家才你推我搡的进了屋。就见大庞规规距距的站在坑前作汇报，牛鲜花坐在坑沿上，手里拿着笔不停的在本上记着。

"这猪不杀不行了，两条后腿大劈叉，都站不起来了。"

牛鲜花停下笔，抬起头看着大庞，说道："这就怪了，好好圈在猪圈里的猪，怎么会跑到冰河上呢？怎么会大劈叉呢？"

"我也觉的这里面有问题，专门开了全点知青大会想查这件事，会开了一半……唉……"

正说着说赵春丽跑了进来汇报："不好了，猪肝丢了一半！"

"什么？猪肝又丢了一半？"

赵春丽说，是啊，刚发现的。牛鲜花合上了笔记本，看了看大家，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青年点有点儿意思！大庞望着牛鲜花请示说，牛队长，你看这事……

牛鲜花语气坚决地说："查！一查到底，不查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姓牛！"

第6节：北风那个吹(6)

头号嫌疑人就是帅子，这小子没在屋里，大庞到处找他。帅子刚从厕所里出来，大庞就把他堵住说："快点儿，牛队长要查猪肝问题，现在要找你谈话了！"

"好，你先走，我再上趟厕所。哎呀，我肚子又搅劲儿疼了。"帅子说着两只手一捂肚子就要往厕所里钻。

大庞一把抓住帅子说，不行，牛队长正在等着呢！他边说边推着帅子朝食堂走去。帅子问，牛队长不是在屋里嘛，去食堂干啥？大庞说，她在食堂等你，那地方正式。

到了食堂门口，大庞从后面猛地把帅子往里一推，自己溜了。帅子一个踉跄栽进了食堂，他放眼一望，食堂里只有牛鲜花一个人，正披着军大衣坐在火炉前烤火。

"牛队长，你找我？"帅子故作谦卑地问。牛鲜花没有看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坐吧。"

帅子随便捡了一条凳子，远远地离牛鲜花坐下了。他伸手刚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又把手缩了回去，也装模装样地烤起了火。

牛鲜花还是没有正眼看他："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帅子低着头烤火没有吭声。

"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牛鲜花的身份，她是在代表组织跟帅子谈话，而帅子竟然像没有听见这句带有宽赎意思的话，没露出一星半点儿感谢的意思。

牛鲜花纳闷地问："你能不能靠炉子近点儿？离那么远干什么？"帅子一听这话，又特意把凳子往后挪了挪说："我嫌热。"

"热了就把帽子摘下来吧。"

"我头怕凉。" 说着帅子按了按头上的土耳其帽，像是怕帽子掉了。

牛鲜花用火钩子捅着炉膛里的火，笑了笑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看了几本外国书，好像有《茶花女》，《羊脂球》，还有一本是《漂亮朋友》吧？看就看了吧，还到处串点，成宿论夜地传讲。全公社十二个大队的青年点，你都去遍了吧？"

"盛情难却，都是朋友们请……"

牛鲜花火了："你给我闭嘴吧！你能啊，胆敢把资产阶级的毒汁，喷洒到了全公社的青年点，知青们受到你的毒害以后，出现了集体中毒的现像。留大鬓角，穿喇叭裤，鸡腿裤，一个个屁股绷得像蒜瓣一样，两腿勒得像两个猪肘子，好多知青变得是非观念不强，好坏不分，香臭不知，革命意志衰退，一到晚上鬼哭狼嚎，到处在唱《拉兹之歌》！"

帅子马上认错说，我有罪。牛鲜花说，更严重的是你还传播政治谣言！帅子叫屈道，他是被蒙蔽的。牛鲜花一针见血地说，少为自己辩解，为什么别人没有被蒙蔽？关键是你思想有问题。帅子态度很好，说起了套话，他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牛鲜花突然扭过头来，严肃盯着帅子，问他为什么镖牛？帅子说，那头牛一见他就横眉竖眼。牛鲜花觉得眼前这家伙说话很有意思，便好奇地问，牛怎么能竖着眼看人呢？说，它怎么看你？

"是这样看。"帅子斜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牛鲜花。牛鲜花想乐，可还是强忍住，她说帅子很有表演天赋，听说还会跳芭蕾舞。帅子说他父母都是搞文艺的，他们从小就送他上少年宫学舞蹈。

牛鲜花好像来了兴趣，问他父母都是跳舞的？帅子摇摇头说，父亲是话剧团的，母亲是曲艺团的。牛鲜花点点头说："你的档案我都看了，你父亲叫帅是非？"

"对！演过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不过他是B角。"牛鲜花不知道啥叫B角，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一下子让他讲糊涂了。帅子解释说，就是主角的替补，他出身不好，不让演主角。

牛鲜花点了点头问："你母亲是不是叫蒋玲？在曲艺团唱大鼓？我见过，小时候我跟我爹到县城里听过她唱《绕口令》，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桌子四条腿儿……她嗓子太好了，像银铃似的。你为什么不学曲艺和话剧，跳起舞来了？"

"父母说我的条长得好，天生是跳舞的料。"

牛鲜花主导着谈话的内容，她像打太极拳，把话题又圈了回来："咱们扯远了，说眼前的事儿吧。你特别恨那头牛？"

第7节：北风那个吹(7)

"对，特别恨，我特别恨牛……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姓牛。"

"那没关系，你还特别恨猪吧？"

帅了弄不清牛鲜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吭声。牛鲜花盯着他问，愿吃猪肝吧？帅子直着脖子辩解说，才不喜欢吃那个东西呢，见了就恶心，从小就不吃。牛鲜花说，看来丢的这半拉猪肝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帅子语气坚定地说，那是，他好歹也是一个讲究的人，哪能干这种事情。

牛鲜花紧盯着帅子说，帽子不错啊，戴着挺漂亮。来，给我看看。帅子忙抬起两只手按住帽子说，免了吧，太脏了。我头出油，一股大油味。

牛鲜花见帅子不肯，也就不勉强了："猪肝好吃呀，知道猪肝有几种做法吗？"

"不知道，我烦猪肝，没有研究。"

"那我告诉你吧。过年的时候，它是在咱们这儿最讲究的一道菜。有熏猪肝，酱猪肝，有卤水猪肝，有爆炒猪肝，还有溜肝尖儿……"

那年头没什么好吃的，牛鲜花说得帅子嘴水直流。牛鲜花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回到帅子的帽子上："你这顶帽子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在市场上没见过呀！"

"牛队长，我能不能上趟厕所？"

"你不是刚从厕所里出来吗？"牛鲜花透过食堂的窗，什么都看见了。

"我有个毛病，尿频……"牛鲜花目不转睛地盯着帅子，帅子说话的声音越说越小，小到声没。

"坐下，离炉子近点儿，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心。大队决定今后你由我监管。"

帅子无奈地挪了挪凳子，靠近了火炉。不知是紧张还是热的，一会儿脸上开始淌汗了，有心想摘下帽子，又忍住了。时间不长，一股黑红的血，从土耳其帽子里缓缓流到了帅子的腮帮子上。

牛鲜花看着他的脸，满意地微笑着。帅子故作惊讶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头什么时候破了？"

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唰"的一声从屁股下撕下铺垫的半张报纸，递给了帅子，关心地说："擦擦，快擦擦，快流到脖领子里了。"

帅子赶紧接过报纸，擦去左腮帮子上的血，一边擦一边故作纳闷地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儿，一会儿熟了就不流血了。"

帅子呼地站了起来："我得上趟卫生所。"

牛鲜花也站了起来，一把把帅子按在凳子上，严肃地说："你给我坐下继续烤火！今儿哪儿也别想去！"

帅子只得无奈地坐在那儿，寻思了一会儿，语气一改，讨好地说："牛队长，家里有几口人啊？我听说过你，那可是了不得啊，人家都叫你铁肩膀，钢姑娘，牛筋腰，铜脚掌，一天挑二百趟粪，肩膀不红不肿。劈山放炮，抡一天大锤不嫌累，插一天秧不带直起腰，光着脚走百八十里山路，鞋都破了，脚掌在石头上都能蹭出火星来，你也不叫苦。真佩服你，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帅子这边瞎白活，那边他帽子里又往外淌黑血了，像蚯蚓一样往下爬着。

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把剩下半张报纸也抽出来递给帅子："你又出血了，擦擦吧！"

帅子几乎要崩溃了，他一边擦着腮上的血迹，一边还得哄牛鲜花："牛队长，我大叔大婶的身体挺好吧？"

牛鲜花站起来，站在了帅子的正对面。帅子也站了起来，绝望地看着牛鲜花。

牛鲜花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食堂门口，她又站住了，背对着他轻声说："帅子，你父母是文化人，你还是学芭蕾的，有知识，愿读书，不要轻贱了自己！今晚写个检查，明天交给我！"说完推门走了。

帅子一屁股蹲坐在了凳子上，赶紧摘下头上的土耳其皮帽，那半拉生猪肝已经化了一大半，粘乎乎和着黑色的猪血，弄了帅子一头。

大庞这边也是紧忙乎，他心里惦记着兔子到底占着便宜没有，小声问兔子："你和牛队长刚才在屋里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事吧？"

兔子坐在坑沿上，低着头不停地往嘴里填炒豆子，像是发泄，嘎巴嘎巴嚼得挺响。知青们围着兔子默默无语。

李占河急着问道："到底下没下手？"兔子不嚼豆子了，低头着小声嘟囔着："毁了，可毁了……""到底怎么毁了？你就别吊大伙儿的胃口了。"刘青让他捻得难受。

第8节：北风那个吹(8)

兔子低下头说："耗子玩猫，能有什么好结果。"大庞问道："摸了？"兔子又往嘴里填了一粒豆子，狠狠地嚼响了一个响。这就是回答。

李占河问道："睡了？"兔子一脸的苦笑。李占河一拍自己的大腿，叫道："你小子赶紧找口棺材钻进去吧，你完了，彻底完了，这辈子别想回城了！"

大庞添油加醋地说："兔子，你这个祸惹得太大了，在月亮湾基本是没有活路了，敢摸敢睡牛大队长，她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呢！你想啊，她现在分管咱知青，咱的小命全在她手里捏着，招工回城，她只要轻轻一摆头，你这辈子永远扎根农村修地球吧！"

兔子低着头，嘴里的豆子嚼得嘎巴嘎巴直响。他想了想，有了主意，开始找纸找笔写检查。他要争取个态度好，求领导从轻发落。

笔墨准备齐备以后，兔子撅着屁股，趴在炕上开写了，大伙在旁边提词儿。大庞提第一句词儿："见到你，我兽性大发……""别说得那么难听，"刘青插嘴道，"叫春心萌动！"李占河提第二句词儿："我流氓成性，把你当成了下酒菜！"大庞接着说道："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啊，您就是我们新来的牛队长，铸成如此大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兔子一一记在纸上，他看了看大家，着急地问："下面再说什么？"

李占河想了想，说道："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找原因！还有，这句别落下，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这些话兔子全写在了纸上。大庞说，这些话差不多了。写好了赶紧给牛队长送去。兔子问，她老人家在哪儿？大庞说在食堂里找帅子谈话。

牛鲜花跟帅子谈完话从食堂里出来，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门前的雪地里跪着一个人，把牛鲜花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原来是兔子，他身上全是雪，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段时间了。

牛鲜花轻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兔子也不抬头，从怀里掏出哆哆嗦嗦的掏出一张纸，举过头顶："牛队长，这是我的检查……"

牛鲜花没有接检查，她看了看兔子，快步走了。兔子没有站起来，他把头慢慢埋进雪里，无声地哭了。人家连检查都不接，这仇大了，他这辈子没有回城的希望了！

帅子真把牛鲜花的话当事儿了，他离开食堂，把头收拾干净以后，闷在屋里开始写检查。正写着，有人把两块月饼放在他的桌子上。帅子抬头一看，刘青站在他面前。

刘青问，检查写完了？帅子叹气说，一个字也没写。刘青很纳闷儿，写检查对帅子这样的人来说是轻车熟路，这回就这么难写？帅子嘬着嘴说，那可不，全是猪的问题，从哪下手呢？

刘青说："不知从哪儿下手，你也得写。这个牛队长虽然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做事干练果断，你千万要小心，要是得罪了她，和兔子一样，这辈子别想回城了！"帅子烦躁地说："我知道，可这个检查怎么写呢？你帮帮我。"

刘青坐了下来，很有经验地说："还得从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深处找原因。我先问你，你把猪在冰河上追劈叉了，这是什么问题？"

"就是想吃猪肉呗。"

"你的认识就这么个高度？那肯定过不了关，得拔高。"

"怎么拔高呢？"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块儿猪肉可以反映你的阶级立场。咱有错检查错误，也用不着对她拍马屁，你今天在食堂里马屁拍得有些过火了。"

"你怎么知道？"帅子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我趴在门外偷听，都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着刘青夸张的打着寒战，"哎呀，麻死了，看她听着美的，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

"咦？她脸上有褶子吗？我怎么没发现？"

刘青撇了撇嘴："你还会欣赏女人？嫩兔子一个。其实她这个人，一打眼看还可以吧，细瞅瞅，一般般。"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给！"

帅子问道："什么呀？""你自己看。"刘青突然腼腆了起来。帅子打开纸包，是一双手工织的毛袜，感动地说："给我这个干什么？成天干农活，好东西穿糟蹋了。"

第9节：北风那个吹(9)

"你那双脚金贵，要是冻坏了将来跳不成舞怎么办？你就穿，穿坏了我再织，有我在，一辈子不缺你的袜子穿。"

帅子一把抓住了刘青的手感动地说："刘青，你……""别说了，赶紧写检查，我再帮你措措词儿。"

第二天一大早，帅子起来连饭都没来的及吃，就揣着检查到大队部找牛鲜花。

走到半路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响了，传出了牛鲜花慷慨激昂的讲话："社员同志们，眼看要过年了，根据公社革委会的指示精神，这个年我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战斗化的春节。经大队支委研究，我们从今天开始起，每天早晨七点，要在广播里进忆苦思甜广播，要求大家认真收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珍惜我们今天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把我们月亮湾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崭新天地！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三队的王老六，就是王玉利，在旧社会悲惨的家史……"

帅子走到大队广播室门口，牛鲜花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隔着门玻璃看到牛鲜花正对着话筒，激动地讲着王老六的故事，脸上挂着泪水。

"……王老六的母亲临咽气的时候抓着老六的手说，孩子呀，孩子，你要记住娘是怎么死的。更要记住，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都是蛇蝎心肠，你要给娘报仇啊，报仇啊。"牛鲜花擦了把泪水，接着说道"这就是王老六悲惨血泪史！社员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阶级斗争这根弦每分每秒都要绷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虽然阶级敌人现在看表面老实了，可是他们像冬天里的大葱，叶黄根烂心不死……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继续广播。"

牛鲜花关上了话筒开关，把脸上剩余的泪水擦干净。一抬头发现了门外的帅子，严肃地冲他招了招手，帅子推门走了进去。他站在门口低着头一声不吭。

牛鲜花问："检查写完了？"帅子小声说："写完了。牛队长，我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充分认识了猪肝问题的严重性……"牛鲜花满意地说："这很好，你接着说！"帅子拿出检查稿念了起来："猪肝虽小，但问题很大，如果上上纲，提提线，这是个路线问题，立场问题。"牛鲜花听了频频点头："不错，有高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又都有问题，现在还在关押期间，而我作为他们的儿子，精神上、血液里肯定还有剥削阶级的流毒……"

"好，很深刻，触及到你的灵魂了！"

"我们点的猪是贫下中农送给知青的，代表了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关怀体贴，可我呢？却把它追劈叉了，弄残疾了，吃肉了，还把一半猪肝偷了，这完全是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在作怪，也直接破坏了农业学大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猪还能下崽儿，因为猪还能赶社会主义大集，为我们月亮湾争得荣誉，可我们把它吃了……"

帅子好一通眨眼睛，好不容易才硬挤出了眼泪。牛鲜花请帅子坐下谈，帅子拘谨地坐下说："我非常后悔，我承认我很馋，但再怎么馋，也不能偷你的肝……"

牛鲜花说，确实不能偷。帅子接着说，偷了你的肝以后……"慢。"牛鲜花听出了帅子话里的问题，"不是偷了我的肝！"

"对，不是你的肝，是偷了我们知青点的肝。不，是偷了猪的肝……"

"不，不是猪的肝，是集体的肝；不，是猪的肝，猪的肝。"绕来绕去绕成了绕口令，牛鲜花突然想笑，但她忍住了，"看样子你非常愿意吃猪肝？"

"我的肝不好，都说吃什么补什么，我想以肝补肝。"

牛鲜花听了有些惊讶："哦，你的肝有什么问题？检查过了吗？"

"以前得过黄疸性肝炎，基本上好了，但大夫说不能干重体力活。"

"有诊断书吗？"

"有，我交给民兵连长石虎子了。"

牛鲜花点了点头："你的检查还不够深刻。虽然上了纲上了线，但是不够具体，有点儿强拉硬拽的感觉。我给你推荐一篇小评论，题目叫《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你可以看看，写得非常好。这篇文章说，一个地主请一个知青吃饭，有人批评他说，这个地主没安好心肠，要腐蚀拉拢他下水。这个知青说，没什么，吃吃喝喝是生活小事。这篇文章说，否！吃吃喝喝绝不是生活小事，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请问，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请我们穷人吃吃喝喝过吗？"

第10节：北风那个吹(10)

帅子马上脱口而出，没有，绝对没有！牛鲜花说这就对了，小评论说得多好啊！帅子顺着竹竿爬，赞叹说，太好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家的检查真深刻！

"人家的检查？不，那是人家的小评论。好了，这个问题先不谈了，你继续写检查。下面我向你宣布一下我监管你的规定：一、你跟我劳动，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二、如果离开月亮湾，必须向我请假。"牛鲜花说一条，帅子听话地重重点一下头。

牛鲜花说到做到。当天上午知青们要干的活儿，是从树林里往外抬已经砍伐倒的树。树太大太沉了，只能是一群人一起抬。牛鲜花和帅子抬着同一根杠子，走在这群人的最前面。

地上雪积的老厚，走起来很费劲儿，帅子累得呼呼直喘，一边走一边说："牛队长，我对猪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牛鲜花也喘得厉害："很好，不过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

"可总得有个头吧，我的检查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呢？"

"不着急，慢慢检查吧。对了，你现在还能跳芭蕾吗？"

"能，扮演洪常青和大春我最拿手。"

"不要把基本功扔了，以后会用得着的。"

帅子突然扭头望着牛鲜花的头。牛鲜花注意到了，忙问他看什么？帅子说牛鲜花头上有……两人正过一个坎儿，牛鲜花打断说，朝前看，别绊倒了！

帅子仍用眼角瞟着牛鲜花的头，牛鲜花感觉到了，佯装没看见。帅子的手朝她的头伸了过去，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牛鲜花看到了，装没看见。帅子这回不再犹豫，突然出手，飞快地在牛鲜花头发上掏了一下。牛鲜花站住了，她扭过头来愤怒的盯着帅子。帅子冲她笑着，装作没什么事儿。牛鲜花厉声喊道："你想干什么？"

牛鲜花恼怒的程度超出了帅子意料之外，他有些紧张了，结结巴巴的说道："我，我没干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你刚才在我头上掏了一把什么？想对我耍流氓？看来你们知青点成了流氓窝子了！"说着牛鲜花一下子摔了杠子大喊一声："全体集合！"

众人费力地放下了正抬着的树，集中了起来。民兵连长石虎子从远处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问，牛队长，怎么回事？牛鲜花虎着脸对石虎子说，暂时还用不着他。接着她提高声音说，好哇，月亮湾青年点真是流氓辈出啊。兔子，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兔子说，他叫王怀西。

"王怀西？怎么不叫怀东呢？好，王怀西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女同志图谋不轨。今天帅红兵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女同志的头发，反天了是不是？帅子，你说，你刚才的举动，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次公社人保组了？我见过流氓，可从没有见过你这么胆大的流氓！"

帅子低着头一声不吭，刚才掏牛鲜花的那只手攥成了拳头紧紧地握着。石虎子眼睛尖，质问他手里攥着什么？帅子说，没什么。石虎子命令将手松开，帅子攥紧了拳头，就是不肯松手。

"你要是不松手，本连长可就要不客气了。说，是牛队长的发卡还是头发？"石虎子走了过去，一把抓住帅子紧攥的那只手。帅子毫不相让，两人较起劲来。你揪我拽地上又滑，很快摔倒滚在了一起。无论石虎子怎么掰帅子那只紧攥的拳头，帅子就是不松手。

"都给我住手！"牛鲜花叫道，"咱们开会解决问题！"

晚饭后，帅子低着头郁闷地出了青年点。远处，大队部桔红色的灯光亮了起来。这时村子里广播喇叭响了，是牛鲜花满怀激情的在给大家读《人民日报》社论，帅子想了想去找她。

等着牛鲜花读完社论，发表完感想，出了大队广播室，见帅子在等她。"什么事？"牛鲜花还没有从刚才读社论的铿锵情绪中走出来，义正辞严的问道。

"我是来向你做检查的。"说着帅子打开了手里拿的检查稿，低着头一字一句的念了起来，"猪本无罪，但我却对它下了毒手，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为严重的是，今天我又犯了错误，伸出罪恶的手，去抚摸牛队长的头，这是可耻的流氓行为，玷污了牛队长的神圣形像……"

第11节：北风那个吹(11)

牛鲜花生气地摆了摆手说，闭嘴吧，她没有那么神圣，这检查稿通不过，回去吧！帅子不解地问怎么了？牛鲜花不耐烦地说，少装蒜，这检查稿里有问题！帅子不服气地问，又有问题了？牛鲜花掷地有声地说，当然有问题，有很严重的问题！

帅子一下子火了，质问她没完没了是不是？牛鲜花昂起了头，质问他是在跟谁说话？

"我跟你差不多就行了，折腾人没有这么折腾的。不就是一半猪肝吗？不就是我摸了一下头吗？"帅子话软了。他软，牛鲜花没软，猛的一拍桌子："怎么？这还不是问题？差不多就行了？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的，你说对了，你要是不做深刻的检查，就是没完没了！"

"牛队长，你不就是拿回城压我吗？你不放绿灯，我这辈子就回不去了，是不是？好哇，我还不回去了呢，我这辈子就呆在这里了，给这里留人种！我天天看你，我在这儿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破罐子破摔咣当响！"说着帅子突然抄起桌上的一把剪子，哗啦一声撕开衣服，把剪子对着胸膛，"我不是检查你就是不通过吗？你不是要猪肝吗？好哇，我告诉你，猪肝我没有，我把我的肝取给你得了，总比猪肝值钱吧？"

牛鲜花笑了，说道："有意思吗？你这样做不后悔吗？再说那不是肝，那是胃口。"

"我把胃也给你！"

牛鲜花板起了脸，又一拍桌子："你给我少来这一套！我什么都吃，就不吃这一套，你少给我耍流氓！没想到一个会跳芭蕾看外国小说的人，也会耍泼耍无赖，你和村里的懒汉二流子有什么两样？"

"都是叫你逼的，狗急了也会跳墙，秀才急了也会咬人。我们这帮知青的命运在你们这帮没知识人手里捏着玩，过瘾吧？解气吧？"

"不要再说了，再说，你真的一辈子回不了城了！"

帅子突然清醒了过来，他的眼里流露出了惊恐。牛鲜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牛……牛队长……我，我这是……"

牛鲜花柔声说："帅子，你很危险，真的很危险。"

"牛队长，我又错了……"

"好了，咱们说说你这个检查吧，这不是你写的，是那个叫刘青写的吧？你一张嘴，我就闻出味儿来了，一股脂粉气，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帅子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牛鲜花没有回答帅子的提问，反问道："你告诉我，你抓我的头发干什么?"帅子低下头没有放声。牛鲜花说："据我调查，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牛队长，我回去自己写检查。我谢谢你，猪肝的事儿你没有当众出我的丑，让我自悟自醒，你对我手下留情了，我不会忘记的……"

"别跟我来这套，我不吃，咱俩之间没有留不留情的。我认为你还是有一定觉悟的，是主动向我承认了偷猪肝的事，这很好！"

"牛队长……"

牛鲜花朝他挥了挥手："走吧，以后不要再让刘青替你写检查了，好事也会让她办坏的！"

帅子回去把牛鲜花识破检查的事儿跟刘青一说，刘青和他一样惊讶："这个女人眼神真够毒的，她怎么知道是我替你写的？"

"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的问题严重了，我当着她的面说了不少反动话，她要是哪天不高兴了，嘴唇这么一动，我这小命就交待了。"

"这可要命了，没有别的出路，咱的小命掐在她的手里，怎么也得搞好关系，送点儿礼吧。"

"她能收吗？"

"大队干部哪个没收过知青的礼？关键看你送什么。不过牛队长这个礼是很难送，一般的东西她不会喜欢。"

"那送点儿什么好？"帅子没有主意了。

刘青琢磨了一会儿，直勾勾地看着帅子。帅子让她看得不舒服，问怎么了，怎么拿这样的眼神看他？刘青说："帅子，为了你，我什么都舍得了，你小子将来要是变了心，真对不起我……行了，不说了，这个血由我出吧！"

第二天一早儿，牛鲜花兴冲冲地抱着一个包裹朝大队部走去。她刚进院里，就被几个眼尖的女人发现了，看样子包裹里肯定有好东西，大家围上来让牛鲜花打开包裹给她们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第12节：北风那个吹(12)

"没什么，我二叔从北京给我捎来一条纱巾。"

女人们围着牛鲜花，非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纱巾。牛鲜花无奈，只得打开包裹。众人眼前一亮，里面是一条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鲜红鲜红的红纱巾。大家争相传看着，赞叹着，有的还想系在自己的脖子上试试。

牛鲜花着急了："小心点儿，别给我弄坏了，我还没戴过呢……"她好不容易要过红纱巾，一个人躲进大队部里，站在镜子前左试右看，爱不释手。

石虎子手里提着支半自动步枪从后面跟了起来，很正式说："牛队长，公社通知你去开路线教育会。"

牛鲜花正在试戴红纱巾，头也不回的答应着："知道了。"

石虎子又说："公社让你顺便把帅子带过去。""知道了。"牛鲜花随口答着，话说出口她才意识到事情不对，猛地回过头提高了嗓门问道，"你说什么？"

石虎子重复了一遍。牛鲜花问这又是为啥？石虎子说有人揭发帅子刚从人保组回来，又犯事了，偷猪肝。公社人保组非常愤怒，让把他带过去，估计又要押一阵子。

牛鲜花问是谁捅上去的？石虎子从她语气里闻到了火药味儿，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喃喃地说，是青年点的人汇报给他，他汇报给公社人保组的。牛鲜花质问这个人是谁？石虎子说，他不能讲。牛鲜花沉思着没有吭声。

石虎子把手里的半自动步枪递了过去说："给，把枪带上吧！我刚擦好的。"牛鲜花摇头说："不用！"石虎子又把枪向前递了递说："你还是带上吧，老爷岭一带最近又有狼伤人了，拿枪防防身。再说了，这个帅子是个流氓，你小心着他点儿，这小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你和他坐在车上，一定要保持两枪杆儿的距离。"

牛鲜花沉思了一会儿，她找到帅子，说要带他去公社人保组报到。帅子好像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火也没有闹，什么都没说，默默地跟牛鲜花走了。这多少令她有些意外。

刘青一直把帅子送到村口，又叮嘱了几句，不放心地目送他远去。

从月亮湾到公社要翻越一座叫老爷岭的绵延大山，那儿山高林密加之大雪封山，少有人迹。帅子赶着马车慢慢的在山道上爬行。

坐在车尾的牛鲜花，把枪担在了腿上，忍不住从兜里掏出那条红纱巾，拿在手上反复端详着一会儿后，把纱巾围在了脖子上，打了个结。低头端量端量，感到不满意，解开又打，打了又解。

"牛队长，你这个纱巾系的不对。"帅子回过头来说，敢情他一直在偷偷观察她。"应该打活结，一边短一边长，三七比例，要让长的那一边垂到第三个扣子，这样风一吹，它就能飘起来。纱巾不飘起来，就没有意思了，就没有灵性了，这是纱巾，不是毛巾。"

牛鲜花继续按自己着想法系着纱巾，没有理会帅子的指点。帅子跳上了马车，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扯下牛鲜花的纱巾，三下两下给她系好了纱巾扣，往她手里一塞，然后继续赶他的马车。

牛鲜花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纱巾，又抬头望了望帅子的背影，气恼问他："你怎么回事？怎么对我这么蛮横？"

帅子像是没听见似的。

"我说的话你听没听见？"

"牛队长，你天生是一个衣裳架子，脖子长得又细又长，系着纱巾真好看。你看，四周一片雪白，只有你胸前一点红，像一簇火焰，像一个跳动的生命，有了这一点红，雪野变得生动起来，变得……"

牛鲜花反感地问他："你还有什么词儿要往外吐？"

帅子张了张嘴不说话了。

牛鲜花板着脸教训起帅子来："我告诉你，这次公社人保组叫你继续交代问题，你一定要端正态度，深刻地触及灵魂。你要有思想准

备，少则半个月，多则三两个月，我真想像不出你为什么刚放回来，掉腚的功夫又犯了个大错误，哎呀……"牛鲜花突然惊叫起来。

帅子回头一看，呼的一股穿山风吹来，把牛鲜花手里的纱巾被风吹走了。她跳下车，追逐着纱巾。帅子一见也跟着跳下车，去追撵纱巾。

第13节：北风那个吹(13)

两人追着追着牛鲜花突然回过头来，对帅子大声喊道："你给我站住！回车上去！"

帅子听话地站住了。牛鲜花一个人去追纱巾，轻飘飘的纱巾随着风越飘越远，眼瞅着追不上了。牛鲜花站住了，望着飘远的红纱巾，心疼地流了滴眼泪。她怕帅子发现，赶紧擦去。

牛鲜花蔫头耷脑地上了马车，帅子看着她可怜想安慰安慰她："牛队长……"话没说完整，牛鲜花就责怪地叫了一嗓子："都怪你！"帅子内疚地说："牛队长，我去追吧。"牛鲜花态度坚决地一挥手说："不追了！赶路！"帅子站住没动。牛鲜花催促道："走啊！"

帅子突然捂住肚子："牛队长，我想方便一下。"

"大便，小便？"

"我肚子不好……"

"快去快回！"

帅子答应了一声，朝树林里跑去。他刚跑出了几步，牛鲜花就在他身后喊了一嗓子："你给我站住！"这是在警告。帅子听话地站住了。

"我告诉你，你不要给我耍滑头，更不要做糊涂事，老爷岭有野兽，这地方很容易迷路！"

"我知道。"

牛鲜花把半自动步枪一端，"哗啦"一声拉上了枪栓，威胁说："你要是敢跑，我一枪就撂倒你！我在县武装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枪法百发百中！"

帅子听话似的点了点头，捂着肚子朝林子深去跑去。他看树档着牛鲜花看不到他，没命地朝远处跑去。

牛鲜花端着枪在林子外等了好半天，里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她喊了一嗓子："帅红兵，完没完？回话！"林子里没有回应。她又喊了

几嗓子，林子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牛鲜花端着枪，走进了林子里，她到处找，哪儿有帅子的人影?

牛鲜花急了，她手像喇叭筒一样，半握在嘴边，放开了嗓门大声喊着："帅红兵，你这个王八蛋，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糊涂，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到公社受受教育，把问题交代清楚就没事了。可是如果你要跑，问题就严重了，就把你的一生给毁了。你这个糊涂蛋，你想没想到，你这样做这辈子还能回城吗？你想没想到，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去，你一走了之，想没想到你的父母晚年怎么办？帅红兵，你现在出来还没事，你要是不出来，我也管不了你了，帮不了你了……"

牛鲜花喊了半天，听到的全是大山对她喊的话的回音，她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带着哭腔央求道："帅红兵，你给我回话，给我回话……"

四下里一片寂静，没有回话。天黑下来了，牛鲜花还在原地等帅子回来。为了驱寒，也为了给帅子指引她所在的位置，牛鲜花点起了篝火。

牛鲜花正百无聊赖，远处传来了人走过来的"吱吱呀呀"的踩雪声。她赶紧抄起了枪，躲到了树后。时间不长，帅子从林子里走了出来。

牛鲜花端着枪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她从树后面蹿了出来。这一嗓子把帅子吓了一大跳，他听话地站住了，把两手举了起来。

牛鲜花平端着枪，警惕地慢慢走了过去。她突然愣住了，只见火光中帅子高高举起的手里，擎着那条火红的纱巾。

第 二 章

等牛鲜花和帅子到了公社人保组已是后半夜了，公社人保组组长还在办公室等着他们。

牛鲜花进门就撂起了脸子，"啪"的一拍桌子，对人保组组长火上了："你们想干什么？凭什么让我把帅红兵押到公社来？就这么点破猪

肝问题也要交到公社来吗？也就是说，就这点问题我们月亮湾大队党支部就管不了了？月亮湾大队党支部是一群窝囊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不仅是对我们月亮湾党支部工作能力的怀疑，说严重点，是对我们月亮湾党支部的蔑视。好，你们不是能吗？帅红兵教给你们了，我们月亮湾大队从此不管了，就留在你们公社吧！"

牛鲜花这一火，把公社人保组组长弄愣了，他呆呆地望着牛鲜花有些不所措。没承想牛鲜花这一开炮，把人保组长的气焰给压下去了，他连忙解释，紧着道歉。结果是帅子没有被收押，又跟着牛鲜花回到了月亮湾。

第14节：北风那个吹(14)

这天收工的时候，帅子悄悄走到牛鲜花跟前，小声地说想找她汇报一下思想。牛鲜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汇报思想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怎么说话像蚊子在哼哼？帅子说想到她家去汇报，牛鲜花皱着眉一口回绝："那可不行，想去就到大队广播室！"说罢转身就走，根本不给帅子留缝儿。

这天深夜了，牛鲜花广播完革命故事，坐在桌子摘下脖子上戴了一天的红纱巾，爱不释手地端量了好半天，这才放进抽屉里，小心翼翼地锁上。她回过头来，发现一直没事找事跟她蹭近乎的石虎子还没有走，蹲在地上给她烧炕，就催促道："石虎子，炕烧得够热的了，你赶紧回去吧。"

石虎子磨磨叽叽说，他知道牛鲜花学大寨把腰弄伤了，不能凉着，就给灶炕里放了一块疙瘩头。东西扛烧，到天亮炕都是热乎的。牛鲜花对他的热情视而不见，正经地跟他谈公事。她对石虎子说，民兵连这两天警惕点，阶级斗争很复杂。四队的场院里丢了一麻袋豆子，这事他怎么没对她汇报？石虎子赶紧说，他向郝书记汇报了，还有帅子的问题也向郝书记汇报了。他准备整个材料，交给公社人保组，把帅子再抓去算了！牛鲜花态度坚定地说，暂时不要抓，她看他还是可以教育好的。

石虎子气哼哼说，他看那小子不怎么的，挺傲的，还一肚子坏水。为了证明自己此言不虚，他添油加醋说："那天他竟敢抓你的头发，要不是你拦着，我非把他捏出屎来不可。你不知道，青年点以前那头驴就是他给弄断的腿，残废了，没办法，杀了吃了。"

牛鲜花问，他怎么把驴腿给弄断的？石虎子连讲带比画起来，那头驴是给青年点拉粮食的，每天都要走一座石板桥。他把石板桥的两块石板错出一道缝来，这驴的前腿一下子插进这个缝里，瘸了。牛鲜

花一听笑了，这个帅子，可够聪明的了！石虎子不屑地说，什么聪明，就是一肚子坏水！

这时，帅子敲了一下门，拘谨地走了进来说："牛队长，我来了。"

石虎子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牛鲜花随手从炕上拿起她刚打好底扣的毛衣，一边织一边说，坐吧。帅子没坐，背着手凑了过去，没话找话说，牛队长，打毛衣啊?

牛鲜花看了帅子一眼，示意他保持距离，她淡淡地说，他这次能主动来找我汇报思想，她很高兴。帅子只得坐下，两手仍背在身后，他看了一眼牛鲜花打的毛衣边说，牛队长，这件毛衣打的样子太老了。现在城里都时兴地瓜垄，很漂亮。牛鲜花不知啥是地瓜垄，她问毛衣能打出地瓜垄来?

帅子来劲儿了，卖弄地说，能啊，就是每隔一寸起一道垄，非常立体，非常有质感。城里小青年结婚，没有不穿地瓜垄毛衣的，她打的这个样子太土了。牛鲜花用教育的口气说，那是城里，城里人有知识，会赶时髦。乡下人就不行了，一种样子几辈人相传，这就是城乡差别。不过她听说城里人都挺虚荣，宁肯饿着肚皮，外表也要穿件好衣服，不是说嘛，高粱面肚子的确良裤子，不实在！

帅子不听这一套，他嘻嘻一笑说，他愿意教牛队长打地瓜垄。牛鲜花一愣，惊讶地望着帅子，问他还会织毛衣? 帅子说，他啥都会。小时候他姐姐教的。他学会了八种样式。牛鲜花笑着说，你姐姐可真有两下子，不过男同志会织毛衣光听说过，可真没见过。帅子惋惜地说，可惜他姐姐不在了，要不他还能多学几种样式。

牛鲜花说，哦，不在了，很可惜。帅子伤感地说，十八岁她就死了。牛鲜花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对帅子说，不说这些伤心事儿了，还是谈谈心吧。牛鲜花一分神，针就走错了，帅子看见忙提醒她。牛鲜花看着手上的毛衣，不知道哪几针走错了。

帅子从她手里半是夺半是要的接过了毛衣，织了几下给她做示范道："应该是这样织。走针的时候线要拉紧，挑针的时候线稍微松一点，别拉得太紧，太紧织出的毛衣容易走形。你看这针，这样走，这针钩这边，你看，这就起垄了……"

牛鲜花看着帅子有些直眼了。帅子一边织，一边说："这活儿需要耐心，你得坐得住，心要静，你的脑海里要浮现出美丽的图案。这两根毛衣针呢，你就想像着是两只蝴蝶，在这一副美丽的图案上上下翻飞，这时候你的心也巧了，手也巧了……"

第15节：北风那个吹(15)

"我觉得你的问题，主要是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问题……"

"对，织毛衣不是抡大锤，挑大粪……"帅子嘴里胡乱应付着。

"思想感情问题不解决，就接受不好贫下中农再教育……"

帅子耳朵根本就没进牛鲜花的话，他的心思在毛衣上："你看，这就起垄了，这毛衣就有立体感了。"

"解决了思想感情问题，才能解决路线立场问题……"

"对，你看这一针，这一针不是随便乱走的，要挑起来……"

牛鲜花严肃起来了："帅子，我在跟你谈问题，你不要织了！"

帅子停了下来，看望着牛鲜花。她命令帅子把毛衣放下，好好听她说话。帅子讪讪地放下毛衣，站起身来。牛鲜花问帅子，今天晚上来找她，到底要跟她谈什么？帅子站在那儿看着牛鲜花没有做声。牛鲜花鼓励说，说吧，不要紧张。

帅子的脸变得通红，还是不说话。牛鲜花奇怪地看着他，问他今天这是怎么了？一向伶牙俐齿的他结结巴巴说不完整话。牛鲜花满腹狐疑地盯着他，帅子紧张得冒汗了，他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珠，转移话题巴结说："牛队长，你天天穿着军大衣啊？你穿军大衣真好看，真威风。"

"我喜欢穿军大衣，怎么了？"

"军大衣里面再有一套军装就好了，现在这种穿法最时髦了。"

牛鲜花叹了一口气说："是啊，不过军装很难搞到。我在县武装部的时候，也只搞到了这件军大衣。好了，不要谈这个问题了，谈谈你的问题吧。"

帅子欲言又止，牛鲜花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警惕起来，盯着帅子说："看来今天晚上你是有什么事？什么事？说吧！"

帅子鼓足勇气，从身后掏出了一个包裹。牛鲜花警觉起来，问他要干什么？帅子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套崭新的军装，他讨好地说："牛

队长，我同学在部队当兵，是文艺兵，给我寄来了一套军装，没想到是女同志穿的。我觉得你穿最合适，我真的从来没送过礼，心里慌得不行了。你千万收下，我没别的意思，我服从监管，争取早日脱离监管……"

牛鲜花看着帅子，帅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她拿起军装，先端量了一番，然后在门玻璃前照起来，满意地说："不错，正合适！"

帅子赶紧在旁边敲边鼓："太好了，这套军装就像为你量身订做的！"

"不过，你的检查还是不太好。"

帅子使劲儿地点着头说，他一定努力检查自己。牛鲜花意味深长地说，不在灵魂深处动真格的，很难通过她那一关。帅子瞥了她一眼，还想说点什么。牛鲜花心思全在军装上，她望着门玻璃上的自己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帅子慢慢退出屋子。出了门，他的神态马上变了，嘴里轻声地骂着："什么东西，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圣人呢，一路货色……"

石虎子没有走，一直蹲在窗根下，偷看着屋里的动静。帅子骂牛鲜花的话，一字不落全让他听着了。

牛鲜花突然想跟帅子说话，她推开门追出来，石虎子猛地站起来，把她吓了一大跳。她有点儿不高兴，问石虎子在这儿干什么？石虎子气呼呼地说，他不放心，他看帅子这小子眼里挺阴的，怕她有什么意外。

"没事了，你回去吧。"

石虎子有些起腻，酸酸地叫了声"鲜花……"

"咱们都是革命同志，还是叫我牛鲜花或是牛队长好！"

"是！牛队长，刚才我听见帅子骂你，骂得可难听了！"

牛鲜花看着帅子的背影似信非信地随口应道："是吗？"

帅子踏着积雪气喘吁吁地回青年点。乡村冬夜，万籁俱静，寒风刺骨。帅子走在半路上看到刘青抄着手，跺着脚，在雪地里来回转悠

着。

"刘青！"帅子心里一热，喊了一声，快步跑上前去。刘青听见帅子喊她，也跑过来。两人一见面，刘青就急切地问，怎么样？她收了？帅子高兴地说，收了，还当着他的面试了，看样子她挺满意的。

"啊哈，鱼咬钩了，有门儿了。"刘青兴奋地叫了起来，"我还以为她能把军装摔到你脸上呢。行，只要她接了，以后就好办了。这说明你在她心里还没死，可我快冻死了！"

第16节：北风那个吹(16)

帅子感动地说："刘青，谢谢你，没你这套军装我就完蛋了！"

"说些什么话！你知道我的心思就行了，咱俩的目标就是一块儿回城，一块儿……"

帅子为难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

"不要可我了……"刘青白了他一眼，"你明白就好！"

"我明白。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趁热打铁呗，接着来呀，继续给她送。你别怕，我给你作后盾，她想什么咱就送什么，你发没发现她还喜欢什么？"

"我真的没发现她喜欢什么。"帅子有些为难。

"好好想想，她没什么爱好？"

帅子琢磨了一会儿，想了起来，说他见过她抽烟。刘青说："那咱就送烟。对了，我姐姐刚给我送了一样好东西，是她处的对像送的。她对像的舅舅援助坦桑尼亚，回国捎了件好东西，法国货，这东西现在可金贵了，她保证喜欢，先不给她，你先送烟吧。"

帅子好奇地问，什么高级东西？你姐姐怎么不留着用？刘青说，她呀，三结合刚结合进厂革委会，不敢用。帅子这人心重，越是不让知道，他反倒兴趣越浓厚，他纠缠着刘青非要看看。刘青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武器，不到时候不能使用。

打铁要趁热来，在刘青的指点下，第二天一大早帅子到了牛鲜花的家。就见牛鲜花正用铁锹铲院子外面的沟渠，她正为开始化了的积雪找条出路，免得流进院子。帅子忙走过去，热落地打招呼："牛姐，一大早就干活啊？"

牛鲜花放下铁铲，惊讶地问，他刚才叫了句什么？帅子有些不好意思，小声重复"牛姐……"

牛鲜花严肃地说，还是叫牛队长吧，那个称呼她听了别扭。帅子立马拘谨起来，脸上四溢的笑容慢慢地消失。牛鲜花说有事到大队部

去说，怎么找到她家了？这样很不好！帅子马上检讨说以后绝不再犯，说着便想接过牛鲜花手里的铁铲，要帮她干活。牛鲜花戒备地往旁边闪了一下说，用不着，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帅子尴尬地说："牛队长，我不知道你吸烟。我同学给我寄来一条大生产香烟，我也不抽烟，牛队长，你抽吧。"

帅子从大衣袖筒里掏出一条烟，双手递给牛鲜花。牛鲜花棱眼看着帅子，好像第一次认识他似的。帅子急忙解释，"牛队长，我没别的意思……"

牛鲜花眼睛里的内容让帅子慌了神，他有些不自在了："牛队长，你说得确实很好，我的检查太不深刻了，确实是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问题没有解决好。不紧紧地抓住这一点，高度就上不来，深度就下不去，你昨晚的话确实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我干枯的心里挂满了露水珠……"

牛鲜花听了冷冷的一笑问，是吗？帅子连声说，是是是，昨晚他一宿没睡。牛鲜花接过帅子手里的烟，轻轻地掂了掂说，所以就想起这个事来了？帅子硬挤出笑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真的没有。

牛鲜花若有所思地说："你走吧！"

"那我走了，你忙。"帅子像是解脱似的，快步走了。他刚走出几步，就听见身后"啪"的一声响，回过头一看，牛鲜花已经把那条烟扔到水渠里了，转身拎着铁铲进了自家的院子。

帅子看她走了，迈开大步赶紧把水渠里的烟捡了起来。他的脸咧成了苦瓜，雪水几乎浸湿了整条烟。帅子几下就把湿烟撕开，抽出两支干的点上了。不知是气，还是捞着了，狠命地吸了一大口，使劲儿把烟吐了出来。烟呛得他连连咳嗽，等倒过气来，一大串骂人的话就从嘴里顺了出来："什么玩意儿，瞧不上是不是？只要军装，这么好的烟也不要，你胃口够大的了，够狠的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狗改不了

吃屎，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永远脱离不了低级趣味！"帅子一边抽着一边骂着，他心里堵得慌，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了出来……

帅子蔫头耷脑地回到了青年点。找了个背人的地方，把事情经过跟刘青一说，刘青就有些急了，问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礼物不对她的心思？帅子苦闷地说，他也不知道，牛鲜花把他也整糊涂了。他不敢再去送礼了，什么也不送了！丢不起那个人，搞不好还起反作用。刘青思索着说，还是把礼物送错了。这样吧，她把那件最宝贵的东西送给牛鲜花，这回她肯定收，不收她刘青这两个字倒过来写！

第17节：北风那个吹(17)

帅子忙问是啥好东西。刘青故意吊他的胃口，说反正是好东西，她一直珍藏着没舍得用。为了他的前途，她豁上去了！帅子有些发憷，犹犹豫豫地问，明天就送，还是隔两天送？刘青老谋深算地说，明晚就去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翌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帅子没有在食堂露面。大庞忙问李占河，帅子呢？李占河说，他啊，他老人家还在屋里写检查呢。写了多少遍了，牛队长就是不通过。大庞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他这辈子通过不了啦。说来这事也怪，兔子比他的问题还严重，可牛队长也不让兔子写检查，不理不睬，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弄得兔子整天毛愣愣的。刘青不以为然地说，这样更可怕。没看兔子这几天精神有点儿恍惚嘛，现在还一个人在门口堆雪人呢，一句话也不说。

大家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大卡车的马达声。知青们对这个声音盼望已久了，是公社给青年点送邮件的车来了。

众人忙丢下饭，一面兴奋地叫着："车来了，车来了！"一面冲出门外。

大卡车刚停下，李占河就一把拽开车门，问开车的马师傅："大叔，看着我爸了吗？我爸给我捎什么东西了？"

赵春丽急着问："马师傅，到我家去没？"

马师傅不知道先回答哪个人的提问，说道："都别问了，东西全在这儿了。刘青，你的！"说着往外抛出一个包裹，"兔子，你也有一个。"他点到谁，谁伸手接过自己的包裹。

马师傅分完包裹，聚在卡车前的人也就散了。唯独帅子没有走，他跳上驾驶室的踏板，往驾驶室里瞅了瞅，里面再没有包裹了。

帅子不甘心地问："没我的吧？"

马师傅叹了一口气说："没有，你爸你妈还没放出来呢。你爸让我捎两句话，东西没有，要你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资产

阶级世界观，争取早日回城。"

"连封信都没有？"帅子眼巴巴地望着马师傅。

"这你还不知道？牛棚里不让写信。"

帅子失望地跳下汽车。兔子夹着包裹一声不吭地出了青年点，向村子里走去。

李占河看见了，悄悄对大庞说："看见没？兔子又给支书送礼去了。"

大庞叹了一口气："唉，鞠一个躬放三个屁，好事儿没有坏事儿多。他送什么也没用了！"

天黑以后，帅子听刘青的话，揣着她给牛鲜花准备的礼物，到大队广播室去找牛鲜花了。到了门口隔着玻璃往里一瞅，吓了一跳，就见牛鲜花穿着那套崭新的军装，一边唱着《北风那个吹》，一边学着芭蕾舞的舞姿，在地上跳着，旋转着，如醉如痴。

没想到这人还有另一面，帅子都有些看直眼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轻轻地敲了敲门。门里传出牛鲜花警觉的声音："谁啊？""牛队长，是我。"帅子尽量装出谦恭的语气。

"你稍等一会儿。"看样子牛鲜花听出来人是谁，过了好一会儿，门缝里才传出："进来吧。"

帅子推门走了进去。牛鲜花的模样变了，端坐在桌前看报纸，刚才身上那套军装也脱了。她头也不抬，摆出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一边用笔在报纸上划着重点，一边带答不理地说："坐吧，那条烟你拿起了吧？"

帅子低着头说："拿走了，不过都湿了。"牛鲜花抹搭着眼皮，还在看着报纸："不要搞这一套，我很反感！"帅子赶紧说："知道了。牛队长，这几天你在广播里搞忆苦思甜教育，对我们教育很大，使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使我们懂得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确实使我们警钟长鸣，体会到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我们心明眼亮，立场更加坚定了……"

"是吗？"牛鲜花应付着问，她对这样的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确实！"帅子瞪起了眼睛，像真是那么一回事儿似的。

"来点儿干的，你对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有没有好的建议？我想听听。"

"有，我觉得可以搞得更生动更活泼一点儿，学习小靳庄，咱也搞个寓教于乐。"

牛鲜花抬起头望着他，有些兴奋地说，好哇，让他赶紧说说。帅子问，能不能把忆苦思甜搞成一个广播剧？牛鲜花不知啥叫广播剧。帅子解释说，其实很简单，他过去在学校里就搞过，把广播稿写成故事台本。有人物对话，有旁白，有角色，再配上音乐，这样社员就愿意听了。并且他还有个建议，搞一个连播形式……牛鲜花打断说，这个建议好，可是广播剧台本她没搞过。

第18节：北风那个吹(18)

帅子从兜里掏出一叠稿纸，递给牛鲜花说："我写了个台本，把你前几天播的王老六在旧社会的血泪史写成了故事。人物就两个，你我扮演两个角色就行了，音乐我也选好了，我们试试？"

牛鲜花饶有兴趣地翻看着台本，过了一会儿说："好，非常好，帅子，你有进步。能够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嗯，有对话，还有旁白，很有艺术性嘛！主题又很积极向上……怎么人物就地主婆和王老六？"

帅子说："对，多了就有点乱了。"牛鲜花翻眼看了一下帅子："那只能由我演地主婆了？你演王老六？"帅子体贴地说："那不太合适，有损你的形像，还是我演地主婆吧。""那不阴阳颠倒了吗？再说我的嗓子粗不下来。我就地主婆了，咱俩试试，开始吧。"牛鲜花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两人一板一眼地练了起来。

"雪越下越大，坝子上一片雪白，年关又到了。王老六望着漫天风雪，他绝望了，这个年怎么过啊？思来想去他还是朝地主韩府寿家走去，祈求韩府寿让他过去这个年……"

帅子一边朗诵着，一边不停地忙活，做着效果，又是开门声，又是脚步声，咳嗽声，饮茶声……牛鲜花好奇地地看着帅子的表演。

"老东家奶奶，我提前给你拜年来了，祝你老人家高寿，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牛鲜花尖着嗓子，学起了地主婆："你少来这一套，你欠我的债什么时候还啊？"

"老东家奶奶，这个年我又过不去了，你老人家高抬贵手。"

"哼，那好哇！你把你闺女香秀儿送来给我当丫鬟吧，前面的账就一笔抹去，我再给你一斗红高粱。"

牛鲜花哼的声音有些轻了，帅子赶忙纠正，"你这个"哼"处理得不好，应该这样，哼！"牛鲜花学着他重重的哼了一声："哼！"劲儿使大

了。

"还是不对，要把气从鼻孔里轻轻地传出，表现一种狠毒，一种蔑视。这样，哼！"

"哼！"牛鲜花这把学像了。

"这有点儿意思。下一句是王老六的--啊！东家，使不得啊！"

"怎么，不舍得吗？我告诉你王老六，你今天要是不还钱，不把闺女送来，我就扒了你的房子，烧你家的柴火垛！"

"不能啊，老东家……"

"来人哪！把王老六给我吊起来，狠狠地打！"

帅子用手使劲儿拍着自己有大腿，发出"啪"、"啪"的响声，嘴里发出"啊啊啊"的惨叫。牛鲜花看着帅子活灵活现的表演，忍不住笑了起来，可她马上忍住了。

帅子演完了这一段，放起了音乐。在音乐的伴奏下，念起了旁白："一声声皮鞭，一声声惨叫，阶级弟兄王老六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地主婆强行拽着他的手按了手印。王老六昏昏沉沉地回了家，闺女香秀儿已经悬梁自尽了。王老六看着那斗红高粱，天在转，地在旋，他悲愤地喊着，斗啊，斗，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虎狼的口，你盛不尽我们穷人的血和泪，装不下我们穷人的血泪仇……"帅子的眼里含起了泪水。过了半天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牛队长，你看这样行吗？"

牛鲜花看直眼了。帅子提高了嗓门又问："牛队长，行不行？"牛鲜花醒悟过来，连连点头："不错，明天你就和我一块儿播这个广播剧吧。""不太合适吧？我是有问题的人。"帅子故意扭捏作态。

牛鲜花义正词严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觉悟不在早晚，只要你真心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永远欢迎。帅子，你是很有才，我希望你永远脚往正道上迈。你看，你一摆弄，就搞出来一个文艺作品，从这点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确实很有必要！"

帅子赶紧掏出小本记，一边记着牛鲜花的话，一边不停地点头。"你不用记，你脑子很好使。"牛鲜花看出他是在讨自己喜欢。帅子巴结说："牛队长，你对文艺挺擅长吧？"牛鲜花摇了摇头："只是喜欢而已，比你还差得很远，我不懂文艺！"

帅子从兜里掏出一支包装精美的法国口红，递到她面前说："牛队长，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牛鲜花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帅子说他的一个亲戚出国，从外国带来的口红，法国货。女人抹嘴唇用的，抹到嘴唇上非常鲜艳漂亮。帅子边说边比画了几下，然后递给牛鲜花。

第19节：北风那个吹(19)

牛鲜花接了过来，不悦地说，又是封资修的东西！帅子说，牛队长，你抹上去肯定非常好看。牛鲜花突然板起脸说，刚才我还挺高兴，可你一拿这个就走味了！

帅子尴在那儿了，他没想到牛鲜花翻脸不认人。牛鲜花让帅子没事儿赶紧走。马屁拍到了蹄子上，他好不懊恼，沮丧地垂着头往外走。牛鲜花叫住说，东西她不会要，不过抵御毒害，封资修的东西她要研究研究！

帅子走了以后，牛鲜花拿着口红轻轻一旋，口红露了出来。她好奇地看着，摆弄着……

帅子出门时没有看到，石虎子就躲在窗下的暗影地里，一直在偷听他们谈话。

离开了大队部，帅子高兴地跑向青年点，刘青像上次一样，在半道上等着他，见面就急火火地问："她收了吗？""收了。"帅子说着兴奋地一下子把刘青搂住了，"收了，有盼头了……"

又是一个修理地球日开始了，牛鲜花和知青们坐在马拉雪爬犁上上山去抬原木。他们有口无心地唱着："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

刘青瞅人不注意，悄悄地塞给帅子一本书。帅子悄悄地打开一看，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他冲刘青感激地笑了笑。

干活照例还是牛鲜花带头，她和帅子同抬一根杠子。牛鲜花满怀激情地带头喊着号子："不怕天！不怕地！"

知青们木然地和着："不怕苏修和美帝！"

"不怕风！不怕雪！"

"不怕苍天大老爷！"

牛鲜花拔尖了嗓门："战天！"

众人放沉了声音："斗地！"

"兴无！"

"灭资！"

牛鲜花又唱了起来："学习大寨呀，赶大寨！"

众人顺着她的路子唱着："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帅子唱着唱着脚底下一滑，身体一晃，怀里揣的《红与黑》掉到了地上。他想捡，但杠子压在他肩上弯不下腰来。他怕让牛鲜花看着，慌忙用脚划拉着雪把那本书埋上了。

牛鲜花光看他上半身，没有看他脚底下的动作，关切地问："怎么？抬不动了？"帅子冲她笑了笑。"你上一边去！"牛鲜花说着，把帅子一推，一个人把杠子扛到肩头。

大家见到这个情景都愣了，慢慢放下杠子。牛鲜花急了，大声叫道："给我抬起来！"大家犹豫了一下。牛鲜花扭过头来看着众人，厉声叫道："抬起来！"

众人听话地抬起杠子。牛鲜花眠着嘴，猛得直起腰来，朝前走去。帅子站在旁边默默地望着牛鲜花奋力向前的背景。牛鲜花喘息着高声叫道："来，唱起来！"

歌声又响起来了，在空旷的山间显得格外嘹亮。

山上太冷，知青们休息的时候，点起了媾火，他们围火而坐。听牛鲜花在读两报一刊社论："总之，放眼国际，美帝苏修日薄西山，日子一天天不好过；放眼国内，万里山河一片红，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切不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阶级敌人在暗地里咬牙切齿，正伸腿撩胳膊练猴拳，他们的罪恶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包括……"念到这里牛鲜花停住了。众人不知道为什么，都看着她。牛鲜花有些发窘，抬起头来轻声问道，谁认识这个字？什么竹难书？

牛鲜花把报纸递给大伙儿，众人传看着，都摇着头，表示不认识。报纸传到帅子那儿，帅子没有接报纸顺口说，不用看，罄竹难书，这个字念罄。"罄"是什么意思？牛鲜花问。帅子说，罄是用尽的

意思，书是书写，这句话就是说，阶级敌人的罪恶就是说用尽了竹子也写不完。

"哎，干嘛用竹子写呀？"牛鲜花还是不解其意。帅子耐心地刚要解释，牛鲜花猛地一拍脑袋："你不用说，我想起来了，古代人在没发明纸张之前是把竹子当纸用的，你说对不对？"

帅子连连点头："对对对，还是牛队长英明，你说的完全正确！"

牛鲜花把报纸仔细地收了起来说："今天的政治学习先到这里，下面按照大队支委的决定，要对帅红兵同志在监管期间的表现向大伙征求一下意见。大家要背靠背，在每张票上的优良差选一项，大家一定要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认真填好这张票。谁发一下？"

第20节：北风那个吹(20)

兔子赶紧站了起来，点头哈腰地说："我来，我来。"他殷勤地从牛鲜花手里接过票。谁都能看出来，他是在竭力讨好牛鲜花。

划票的时候，帅子不能在场，他正急着离开去找那本埋在雪里的《红与黑》。找到以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着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牛鲜花走了过来叫："帅子，帅红兵，你在哪儿呢？"帅子一惊，慌忙把书埋到屁股下的雪堆里。牛鲜花发现了帅子，走到他面前，帅子慌忙站起来。牛鲜花不解地问，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帅子故作诚恳地说，这儿静，他正在琢磨检查该怎么写。

牛鲜花向帅子通报考评结果，大家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希望他再接再厉，争取早一天解除监管。帅子把胸脯挺得老高，发誓说他一定不辜负牛队长和大家的期望！

牛鲜花看了看他，抿嘴笑了："时候不早了，收工了，咱们下山吧！"

走不多远帅子突然站住了，两手在大衣兜里掏来掏去，像是在找什么。牛鲜花问他找什么，他说手套丢了。他让牛鲜花先走，他到山上去找找。

四周静谧无声，牛鲜花看着帅子高大强壮的背影发愣。

帅子气喘吁吁地跑到刚才坐的地方，警觉地回头看了一眼，见牛鲜花没有跟来，猛的把雪扒开，找到了那本《红与黑》。他坐在雪地上，背靠着大树，翻书看了起来。

牛鲜花在原地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帅子下山。突然醒悟到这是帅子在耍她，牛鲜花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就这么容易上这个小子的当，抬手重重打了一下的脑门，然后顺着帅子的脚印追上山去。

牛鲜花进了树林，远远的就听见帅子在大声朗读着："教堂的钟声即将敲响，德瑞拉和德瑞拉夫人还在说着话。于连紧张的心快要蹦出嗓子眼，他的手在发抖，心在发抖……"她轻手轻脚地凑到近前，躲在

一棵大树后面伸头望去，就见帅子躺在雪地上忘情地读着："而德瑞拉夫人似乎感觉到了晚风的寒意，裹了裹披肩，不经意地望了他一眼。于连的心又是一抖，他发了赌咒对自己说，我一定在钟声敲响的一刹那，握住德瑞拉夫人的手。如果，如果她一声尖叫，那么他这个乡下的土小子就彻底捂着刚刚被扇过的脸，滚出这个城市，如果……"读到这里帅子情绪激动起来，他忽地坐了起来，"钟声响了！于连迅速地握住了德瑞拉夫人的手，而这时德瑞拉先生正望着天上的月亮。上帝啊，德瑞拉夫人没有尖叫，似乎也没有反应。德瑞拉夫人的手那么绵软，好像没有骨头，没有温度，凉凉的，让于连感到了心颤心疼。德瑞拉夫人对丈夫说，你先回客厅吧，我再稍坐一会儿。于连热血沸腾，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牛鲜花默默地听了一会儿，转身离去。

沉浸在小说情节中的帅子同，像是听到了动静，心里一惊，慌忙把书藏起来，胆虚虚的轻声问道："谁？"

树林中静静悄悄的，没有动静。

"谁？"帅子斗胆大声喝道。

树林中还是静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帅子认为自己听错了，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忘情地读了起来，"我的上帝啊……"

直到天黑下来，帅子才下山回了青年点。一会儿李占河就出现在帅子住的屋门外，他是来把门的。兔子最先来了，刚要进屋，李占河伸手拦住了他，两眼一翻："票。"兔子从兜里掏出半盒烟，塞到李占河手里。李占河开开门，把兔子放了进去。大庞也想进屋。

"票。"李占河板着脸谁也不开面。大庞翻了翻兜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不信你翻翻。"李占河一摇头："那不行，我告诉你，今晚讲的是《红与黑》，全是炕头上的东西，保证你听了受不了，晚上肯定跑马。帅子说了，没东西的一律不放。他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要是传出去让牛队长知道了，肯定是二进宫！"

大庞无奈地从里兜里掏出两条烤熟的小黄鱼。李占河收走鱼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揣进兜里，这才放大庞进去了。刘青和赵春丽结伴走了过来，李占河同样也是一声"票"拦住了她俩，在收了买路钱以后才放她俩进去。

第21节：北风那个吹(21)

刘青她们一进屋，就赶紧上炕抢地方。屋子里太冷，大家都打通腿聚在热炕头上，上面再盖着床大被子，暖暖和和，舒舒服服。来晚的没地方，只能垂腿坐在炕沿上。

等了一会儿，又进来了几个。帅子看了看，也就这些人了。他咳嗽了一声，说道："咱们开始吧？"

李占河进了屋，当众把收到的香烟、小鱼、点心等物，摆到帅子跟前说："票都在这儿了，验货吧。"

帅子扫了一眼，说道："是个意思就行了。哥们儿，夜太长了，为了你们，我这叫重操旧业。要是再为了这事犯了，我这辈子就回不了城了，可我他妈发贱，看了你们的可怜样，心里又不落忍。唉，我就这德性，好书不能一个人看，好饭不能一个人吃。看着你们那一个个倒霉样，嗓子眼儿就痒痒，谁要是给我说出去……"

大庞抢着说："打他个鸭子不吃食！""对，捏出他的屎来！"李占河赶紧帮腔。随后成了每一个人的表态，刘青说："扒下他的皮来！"兔子接过嘴："取出他的肝来！"

帅子一听直摆手："得了得了，别提肝的事儿，这事刚完。"他不放心地看了李占河一眼，"门口放哨了没有？"李占河说："放了，一个暗哨，一个流动哨，十分钟一轮换！"

帅子放心了："行，这就好，那咱就开讲！"

帅子一直讲到嗓子发哑，众人听得眼睛发直。"……于连躺在床上，他在憧憬着和德瑞拉夫人翻云覆雨的情景……"

大庞好奇地问道："什么叫翻云覆雨？""这个都不知道？亏你活这么大岁数了！"帅子正讲得起兴，让他打断有些不耐烦。

"真的不知道，"大庞说，"白活这么大岁数了！讲讲！"

"就是男女之间整的那件事儿！"

"哪事儿？"大庞一脸的天真无邪。

"去你妈的！你不知道个屁！"

大家笑了起来。帅子清了一下嗓子，神秘地说："这个时候，于连突然听到了一阵轻轻而急促的脚步声，上帝啊，德瑞拉夫人来了……"

帅子这边讲的热乎，那边有人跑到大队部告帅子去了。这个人知道牛鲜花在大队部值班，他去敲值班室的窗，把刚要睡的牛鲜花吓了一大跳，她对着窗户警惕的问："谁？"敲窗人隔着窗户假着嗓子说："帅子又开始在点里讲黄色小说了！""你是谁？"牛鲜花听了将信将疑。"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说完这话，那人走了。

牛鲜花坐在炕上想了想，她穿衣下炕，出了大队部，直奔青年点。

听书这帮人轮班派出的暗哨和流动哨，都是撞钟的和尚，哪有心思干正事儿，他俩全站在前窗外，竖着耳朵听从窗缝飘出来的帅子说书声。

牛鲜花很有经验地绕开青年点的大门，直奔帅子住的屋子后窗，悄悄探出头，听着屋里的动静。

屋里的帅子讲得正热火朝天："一阵香风飘到了于连的身边，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一下子使于连浑身战栗起来，一个温唇，一个湿漉漉香喷喷的温唇贴到了于连的嘴上。于连突然感觉到胸前有一个柔软而发烫的起伏而蓬勃的山峰在鼓动着。啊，激情在燃烧着，两个人燃烧到了一起，分不清你我。于连只看到德瑞拉夫人一片白光，满头的黑发，像瀑布一样，在晚风中，在雪白的枕头上飘飞。德瑞拉夫人喘着……"

大家正听得渐入佳境，大庞突然叫道："兔子跑马了！"众人一听，故事也不听了，七手八脚把兔子按在炕上。兔子一边拚命挣扎，一边解释："我没跑马，我没跑马……"大庞从被子底下伸出手去，摸了一把，放在鼻子前一闻，煞有其事地说道："妈呀，真臊！"

女知青们不干了："别不要脸，赶紧听故事！快讲啊。"她们央求帅子。

帅子把手伸到嘴前，做了一个吸烟状。李占河赶紧从烟盒抽出一支烟，放在他两指之间。帅子把那支烟夹在耳朵："这时候，德瑞拉夫人……"说着他又摆出刚才的手形，要烟抽。李占河急着想听下面的故事，又抽出一支烟，放在他两指之间。帅子把烟又夹在另一只耳朵上。

"这时候，德瑞拉夫人……"说着他再一次伸手做要烟状，"这时候，德瑞拉夫人已经不行了……"

第22节：北风那个吹(22)

李占河索性自己点上一支烟，再夹在帅子手上，央求道："我的活祖宗，你就别再敲诈勒索吧，快讲吧！"帅子有滋有味地抽了一口，拿足了关子："就在这时候，突然……"他不说突然这两个字还好，一说突然，外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狗叫声。帅子吓得一哆嗦，赶紧低声叫道："灭灯！"

不知是谁一下子吹灭了灯，屋里一片漆黑。大庞小声说："赶紧打呼噜啊！"顿时呼噜声此起彼伏。"梆梆"有人在敲窗，屋子里的人顿时紧张得打不出呼噜来。

"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是他们派出的放哨人，大家这才倒过一口气来。狗叫声是牛鲜花走路的时候引起的，但谁也没有发现她。

受到这场无端惊吓，帅子没了情绪，当晚的书场就此结束。

女知青回自己的屋里睡觉。赵春丽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刘青让她搅得也跟着睡不着，抱怨说："你怎么了？怎么像烙火烧似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烦！"

"怎么了？烦什么烦？"

"炕太热了！"

"是听故事听热了吧？心里热吧，德瑞拉夫人！"刘青吃吃地笑着。赵春丽两眼呆呆地望着天棚喃喃地说："这个故事真好听，太感动人了，后来于连和德瑞拉夫人怎么样了？"

"急什么？明天接着听呗。"

"你说也怪了，德瑞拉夫人那么高贵有钱，怎么能看上于连这个穷小子？你说这于连胆儿多大！他趁着夜色，竟敢当着德瑞拉的面拉他夫人的手。"

刘青撇了撇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男人没胆，女人没脸。"

"怪不得你看好了帅子！"

"你看好谁了，兔子怎么样？"

赵春丽生气地说："你别作贱我了，你看他那张兔子嘴！"

那边赵春丽睡不着觉，无独有偶，这边兔子也睡不着了，靠墙上坐着，呆呆地望着窗外。睡在他旁边的帅子也让他闹腾得睡不着觉。

"兔子，睡吧，明天一早还得上工呢。"

兔子把嘴凑到了帅子耳朵边，气哈得帅子耳朵眼直痒痒："我给你洗一个月的衣服，你再给我讲一段吧。要不我睡不着，给你洗一个月的脚也行。"

"这些都没用，现在没有德瑞拉，更没有德瑞拉夫人，还是想想咱们怎么表现，怎么才能早点儿回城吧。"

兔子叹了一口气，又抬脸望起窗外昏暗的夜空说："我是没有希望了，我认了！"

"你没有希望，那我就绝望了。咱不能这样认命，咱得咬住牙，受屈受辱都不怕，只要把身上这张脏皮扒下来，早点儿回城和父母团圆，你让我吃屎我都干，听我的，别泄气，别绝望……"帅子说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兔子望着窗外的两眼，还是锃明瓦亮。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刘青是让广播喇叭吵醒的，迷迷乎乎的就听喇叭里传来帅子和牛鲜花齐诵的声音："社员同志们，下面请听广播连续剧《过年》。"

刘青的大脑像通电一样，一下子醒了，她躺在炕上静静地听着。

在广播中，帅子演王老六，他苦苦地哀求着："大奶奶，我们家确实一粒粮食也没有啊，这个年实在过不去了，你老人家就高抬贵手吧，再借我一斗红高粱吧。"

牛鲜花演的是地主婆，那个严厉的劲儿，真像那么一回事儿："放屁！"

"大奶奶，我没放屁。"

"你放了！"

"大奶奶，我饿得连放屁的力气都没有了，你明察……"

"怎么没放？你一粒粮食也没有怎么还站在我面前喘气呢？你这个刁民，你要是不把债还了，今天我就打死你！"

广播里传出打人的"啪"、"啪"响，夹杂着帅子的痛叫，"哎呀，哎呀，大奶奶……"

"来人哪，"牛鲜花叫道，"把王老六给我吊起来。不，把他给我绑到扁担上，横在大锅上烤，把他烤熟了，烤出油来了，看看他肚子里有没有粮食！"

他俩演得太像了，刘青都听入神了。躺在她旁边的赵春丽一捅刘青："别瞎陶醉了，帅子这么快就被牛队长重用了，你可得小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帅子就被牛队长……啊，是不是？"

第23节：北风那个吹(23)

刘青扁了扁嘴说道："那好哇，要是帅子想一辈子呆在月亮湾不回城，那我支持，我肯定让道。"

"这可不好说，你别把话说得那么死。"

刘青自信地说："帅子不会那么傻！"

帅子就像是知道刘青在听，在大队广播室里卖力地演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知是演得投入还是源于真心的发泄，帅子简直演绝了。

"小样儿你，你还敢反抗！"牛鲜花是步步紧逼，句句压帅子的茬儿。

"我不想活了，跟你拼了！"

"你吃了豹子胆了？"

"对，一样是个死，我先整死你！"

"来人哪，王老六要造反了！"

"我造反造晚了！招家伙吧你！"帅子一边狠狠地拍着大腿做效果声，一边喊着："你一手遮天，你欺人太甚，你毒如蛇蝎，你狠如豺狼，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我告诉你，压迫越深反抗越重，我王老六今天代表月亮湾的劳苦大众，结果了你！"最后这句话，帅子是咬着后槽牙一个字一个字狠狠的吐出来的，充满了快意恩仇。

牛鲜花惨叫起来："哎呀，哎呀，你打死我了！王老六，我给你一斗红高粱。不，给你两斗，五斗，你饶了我吧……"

帅子猛的从后裤兜里掏出快板，"咔咔咔"打了几下，嘴里念念有词道："只恨那人间路不平，老天爷刮完了东风刮北风，谁见那穷人泪成河，却见那财主把穷人命来夺……"

帅子突然露出这手绝活，把牛鲜花震呆了。

"王老六条条路绝没法活，熊熊那个怒火出心窝，两眼怒睁赛李逵，丁丁当当抄家伙。啪，一扁担打死地主的看家狗；啪啪，两扁担

打死地主的小老婆；啪啪啪，三扁担打得地主老财跪下叫哥哥。王老六杀红了眼，哗哗哗，只打得地主家成了个烂狗窝。王老六仰天大笑笑不停，好哇，这个年过得好快活！"

帅子说完最后一个"活"字，牛鲜花恰得好处的关上了话筒开关。

帅子动作麻利地收好了竹板，往裤子后兜一揣，对看直眼的牛鲜花说："牛队长，我该回去上工了，这两天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张学文的广播剧怎么搞？"

牛鲜花所问非所答地说："帅子，你怎么突然插进一段快板书呢？"帅子问："不好吗？""不，很好，你的快板书说得很好。"牛鲜花眼里全是羡慕的神情。

"啊，我在中学的时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可以这么说，小舞台上的那点玩意儿基本没有不会的。"帅子满不在意地说道。

"好好表现吧，你的这些特长将来会派上用场的。还是毛主席那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需要你们这些青年，希望你们在农村生根开花。"

帅子点头哈腰言不由衷地说道："那是，那是，生根开花。"

牛鲜花拉开抽屉，取出那管口红，递给了帅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帅子连忙摆手："牛队长，这东西你用得着啊。"

"我用不着！"

"牛队长，等你结婚的时候会用得着的。"

牛鲜花看着帅子淡淡一笑："拿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没用，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接还是不接，帅子有些不知所措。牛鲜花把口红硬塞进帅子的手中说："你是不是还想问，你给我的那套军装哪去了？那我告诉你好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另外，我要警告你，你不要故技重演！"

帅子闻言一愣，赶紧问道："牛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要是悬崖勒马，还为时不晚！"

帅子装出无辜状，说他怎么越听越糊涂呀？牛鲜花平静地看着帅子："你非得进了棺材才落泪吗？"

帅子回到青年点，单独找到刘青把事情经过一说，刘青就傻眼了："完了，完了！"帅子还有些侥幸的想法："真的完了？不能吧？"

"不真的完了还能是假完了？人家把东西都退回来了，这说明她和你的关系没"解"了！"

"不过，"帅子不解地问，"她把军装留下了这怎么解释呢？"

"你怎么这么单纯？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她早晚会退给你，也许会是另一种方式，你准备挨这当头一棒吧！"

第24节：北风那个吹(24)

"她能怎么样？"帅子开始担心了。"怎么样？也许抓你一个行贿的典型，开个大会，当着众人的面退给你。"刘青皱着眉头，思索着说。那我可就惨了。"帅子的嘴咧得老大。

刘青摆弄着那管口红说："先不说这事了。知道吗，自从你讲了《红与黑》的故事，赵春丽和大庞勾搭上了。今天早上我上厕所，看见他俩从猪圈后墙冒出头来，你没看那两张脸，兴奋得像猴腚一样，肯定刚刚那个！"

"不能吧？"帅子不相信会发生这事儿。刘青神态严肃起来，警告说："我告诉你帅子，以后再不要讲《红与黑》了，要是他们闹出什么事来，怀孕生孩子什么的，肯定都说是因为中了你的毒。我真的替你担心，因为你有前科。为了回城，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什么脏水都能往你身上泼。"

"不至于吧。"帅子还是不相信。

"你太善良了！"

"你想得太多了！"

刘青旋着口红，看着，突然"咦"了一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帅子赶紧凑上前伸头去看。

"你看，这口红的根部怎么被人割去了一块？"

帅子接过来一看，果不其然，口红的根部确实被刀子齐刷刷地切去一块。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解其意。

"对了。"帅子突然想了起来，"牛队长还和我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叫我悬崖勒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昨晚讲故事的事漏出去了？怎么可能呢？"

"我看她是在诈你？不过你得注意点儿！"

"行。"帅子言听计从道。

这天知青们的活儿，还是到山上抬着原木。刚干了一会儿，帅子就向牛鲜花请假，"牛队长，我上趟厕所。"牛鲜花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去吧。"

帅子扭头就走，急匆匆的直奔树林而去。

牛鲜花看了一眼大伙说，休息一下吧。众人放下杠子坐了下去，牛鲜花看了看大家，突然问道："哎？谁没来上工？"大庞赶紧点了下人数，汇报说："兔子没来，兔子呢？谁看见兔子了？""对了，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就没看见他，哪去了呢？"李占河插嘴道。

"赶紧找找他！"牛鲜花动作坚决地一挥手。

众人刚要起身，赵春丽突然说："咦，那不是兔子吗？"大家按赵春丽示意的方向望去，只见兔子趟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正朝这儿跑来。

"兔子，兔子！快过来！"众人喊了起来。

兔子一头大汗，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眼瞅着跑到近前，身体一晃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大家吓坏了，急忙围上去，有的喊有的叫，有的七手八脚要把兔子扶起来，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牛鲜花高声喝了一嗓子："都闪开！"众人马上听话地闪在了一旁。牛鲜花蹲下身开始为兔子做人工呼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把牛鲜花累得满头大汗，眼看着做不动了，兔子这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

"兔子，没事吧？"李占河都要哭出来了。"没事，我没事。"兔子有气无力地说。"你上哪去了？"牛鲜花问道。"报告牛队长，我昨晚到东方红公社看电影去了。"兔子越说声音越小。

"你走了六十里的山路？看什么电影？"大家听了这事儿都很惊奇。

"《卖花姑娘》……太感人了。"

"快看。"赵春丽说，"兔子的眼睛都哭肿了。"牛鲜花站了起来，看着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牛队长，《卖花姑娘》什么时候能轮到咱月亮湾啊？"

牛鲜花看了看大家说："快了。"

那边快闹出人命了，这边帅子仍浑然不觉地藏在雪窝里，有滋有味儿的看着《红与黑》，沉浸在故事情节中。看着看着他冲动起来，把书往雪里一插，忘情地展开双臂大声喊着："德瑞拉夫人！德瑞拉夫人！"喊着喊着，像是德瑞拉夫人就站在他面前。他猛地向前一扑，滚下了雪坡，嘴里仍不停地喊着，等他身体停住不动了，也吓傻了。一双女人的脚，就站在他面前。

帅子抬起头朝上一看，果然是牛鲜花。帅子好半天才缓过魂来，慢慢地站了起来，尴尬地冲牛鲜花笑了笑。牛鲜花问他怎么在这儿？帅子尴尬地说，他刚方便完。牛鲜花冷冷一笑说，你方便的时间够长的了！

第25节：北风那个吹(25)

帅子窘住了，慢慢弯下腰坐在了雪地上，两手捂着肚子，几乎在放赖："我肚子疼，绞劲地疼，哎呀，哎呀……"

牛鲜花关心地问，要不上卫生所看看？帅子可怜巴巴地说，很有必要。牛鲜花说，那走吧！帅子说他疼得厉害，真的走不了。牛鲜花盯着他说，她背他下山。帅子犹豫着问，这行吗？

牛鲜花蹲在了帅子面前说："你不是走不了吗？来，我背你去。"帅子扭捏地说："我这么大一个男人，哪能让你背啊，没有别的办法吗？"牛鲜花站直身子问："还能有什么办法？"

帅子起身弯着腰捡着一根树棍，把树棍的一端递向了牛鲜花说："正好是下坡，你拖着我走吧。"说完往雪地里一蹲，握住棍子另一头。

牛鲜花握着棍子另一头，拖着帅子朝坡下滑去。"牛队长，让你受累了。"帅子没话找话。牛鲜花急忙忙走着，没答帅子的茬儿。帅子说："牛队长，你这样我心里真不好受。"牛鲜花还是不说话。

"牛队长……"帅子几乎是在哀求牛鲜花跟他讲话。

"谁是德瑞拉夫人？"牛鲜花冷冷地问。

帅子心里一惊，握棍子的手松开了，把牛鲜花晃了一个趔趄，他装作吃惊地问道："你说什么？什么夫人？"

"德瑞拉夫人！"牛鲜花一字一句说道。

"我不认识什么德什么夫人。"

"不认识你喊她干什么？"

"我怎么能喊她呢？你听错了吧？"

"我听错了，还是你错喊了？"

帅子无言以对地低下了头，过了片刻他突然抬起头来，叫道："哎呀，牛队长，我的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了，我就地上个厕所。"说着就要脱裤子。

牛鲜花瞪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走了。

帅子在后面大声喊道："牛队长，你走远点儿。再远点，我可要……"

下午休息的时候，牛鲜花给大家读报纸，她把《人民日报》一字不拉地读了一遍。读完了以后一边把报纸收起来，一边意犹未尽的说道："咱们政治学习暂时就到这里，下面我说点儿事。最近在咱们公社，阶级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动向，据公社知青办掌握的情况，前一段时间被压下去的知青们看黄色书籍，讲黄色故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有时候黄色故事一讲就讲到天亮，有些知青精神萎靡不振，不出工，就是出工了也不出力。谈恋爱成风，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又沉渣泛起，一政治学习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用到晚上听黄色故事上去了，公社知青办最近要严查这种现像的根源。"

牛鲜花抬起头时愣住了，一会儿的工夫知青们竟然睡着了。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到了晚上，帅子的书场继续营业。收门票的活儿，还是由坚持原则铁面无私的李占河负责。次一点儿的东西李占河一概不要。有人交了块月饼，有人交了罐肉炸酱。

兔子看了感慨不已："这门票也越来越贵了！"李占河白了他一眼说:"这还贵？你不知道故事越来越精彩了！肯定让你花的值。"

开讲前，帅子先看了一眼李占河收上来的"门票"，感到满意。这才神情严肃的说道："哥们儿，我听到一些意见，有人反映门票越来越贵了。不错，是贵了点儿，我也想调调价.不过，故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精彩了，这本书讲完我还得准备新故事.再一个呢，形势越来越紧张，我的危险越来越大，所以，我多吃点吃好点，大家都要理解。"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理解，理解。"

帅子拿捏着说："要不你们讲，你们吃，我听？"

众人忙说："别别，你讲，你讲，就别摆架子了！"

帅子不放心地问："外面的暗哨和流动哨都安排了？""都安排好了，口令也换新的了。"李占河说道。

帅子说："那我先吃两口再说。"他慢慢地吃着，众人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等待着。大庞趁别人不注意，悄悄地朝赵春丽点了一下头。

赵春丽会意地微微一笑。大庞动作夸张了摸了摸兜，"我的烟没带，拿烟去。"说着走出屋子。

帅子吃饱了喝足了，这才开讲："天色蒙蒙亮，大地还在沉睡，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于连睁开眼睛，德瑞拉夫人不在身边，她到哪去了呢？难道她趁着这个时候回到了楼上的卧室？回到了德瑞拉的床上？一阵紧张掠过于连心头……"

第26节：北风那个吹(26)

赵春丽表情不自然地冲旁边人笑了笑，低声说："我去趟厕所。"大家听得入迷，谁也没有在意她离去。

赵春丽出了门，直奔大庞住的屋子。悄悄推开门，屋子里只有大庞一个人坐在炕上抽烟。赵春丽走到大庞面前，盯着他，呼吸开始沉重起来。大庞默默地看着她。

赵春丽猛地扑上前一把搂住大庞，把他压在了炕上。

第 三 章

半夜时分，牛鲜花才回到家中。她像是走了远路似的，一脸的疲惫，披着一身的雪花。

牛鲜花她妈还没有睡，在等自己的宝贝闺女，一见面就心疼地问："鲜花，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了？""出去转了转，你睡吧，妈。"牛鲜花像是有什么心事，心不在蔫地答道。

牛鲜花父亲牛有福也没有睡，他坐在一旁吧嗒着烟袋锅子。他吸了一大口烟，看了女儿一眼，叮嘱道："早点睡吧。"

牛鲜花答应一声，进了自己的屋子，轻轻地关上门。

牛鲜花她妈怔怔地看着女儿的背影，压低了声音跟老伴说："她爹，这孩子最近可瘦了不少，你没看出来？""看出来了。" 牛有福继续吧嗒着他的烟袋锅子。

牛鲜花她妈睡了一觉，睁眼一看，灯光从牛鲜花屋子的门缝里透出，心疼地喊了一声："鲜花，天快亮了，你怎么还不睡呀？"

牛鲜花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帅子那本《红与黑》，听到母亲的话，抬头朝窗外一看，可不是呗，天已经蒙蒙亮了。

牛鲜花"噗"的一声吹灭了灯。

第二天一早，到了村里广播喇叭开播时间。牛鲜花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广播喇叭里慷慨激昂的说教，帅子也没有绘声绘色的演播广播

剧。广播按时响了，但传出的是几个人混乱嘈杂的说话声，直播着大队部里发生的事情。

"哎呀，郝支书，回来了？"石虎子惊喜地叫道。

"回来了，回来了。"村里的人一听就是郝支书，"抽烟，抽烟，再不回来，孩他娘的眼睛都绿了，这家伙，昨晚可没轻饶了我。"

大家哄笑起来。

"这回地方可没少转，先是到了大寨，又到了小靳庄。报纸都看了吧？人家小靳庄搞得好，发明了十件新事。那家伙，热闹，九十岁的老太太都能登台说快板，竹板这么一打呀，你就听我说端详，资本主义的尾巴你不割，老鼠上了房……可逗了，咱也得搞哇。哎，鲜花呢？"

"牛队长还没到，平常她比谁都来得早，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说鲜花的广播剧搞得挺好，很受欢迎，还听说那个叫帅子的知青挺有才的？公社知青办最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昨晚来了紧急通知。"郝支书等人终于发现了问题，随着"哎，话筒怎么没关，这事整的！"这句话，喇叭没声了。

郝支书回来了，月亮湾真正的掌舵人回来了。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遍了包括知青点在内的月亮湾所有的角落。

上午上工的时候，牛鲜花没有露面，听说她病了。

帅子一上山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向着昨天藏书的地方跑去。他扒拉开积雪，急切地找了一大通，没有找到书！帅子四下里瞅了瞅，又琢磨了一会儿，像是明白过来什么事儿似的，朝众人跑去。

众人正抬着原木吆喝着，朝前走去。帅子横眉立目堵住他们的去路。"怎么了，帅子？"大庞不解地问。"把杠子放下！"帅子怒吼道。

众人疑惑地把杠子放下。帅子质问道："你们做事儿太狠了吧？"

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帅子又逼问一句："太阴险了吧？""你说什么呢？"大庞问道。

帅子横眉立目地问："你们谁把我的书拿走了？到底想干什么？想交给牛队长邀功请赏吧？""帅子，谁能这么干？"李占河说道，"不至于吧？昨天大家不是一起下的工吗？"

"是啊，要是这个人再回来拿我的书，谁知道呢？对不起，我得搜搜了，都站着，别给我动！我可不怕，我已经是个破罐子了，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到底，来来来，站好了！"

"帅子，你这样做不好，别太过分！"大庞劝阻道。

第27节：北风那个吹(27)

赵春丽在一旁帮腔："就是，干什么疑神疑鬼的！"刘青也觉得帅子这样做有些不妥，也赶紧劝他，"帅子，别这样！"帅子叫道："那要叫我哪样？我一定得把书搜出来。咱们青年点有内奸，上次我就栽在这个内奸手里，我要把他揪出来，让你们认识认识！"

帅子说着开搜，头一个就搜兔子。兔子高举着双手笑着："我哪有那个胆，再说了，这大长的冬夜全靠你的故事打发，谁能干那个，昧良心的事儿！"

搜完了兔子，帅子走到大庞身前。大庞威胁道："你可别惹我！""看来就是你！"帅子肯定地说。"帅子。"大庞提醒道，"我一向尊重你！""我一向怀疑你！"帅子一点儿也不给大庞面子。

"你要是动手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今天就要你客气客气！"

帅子的手刚碰到大庞的身体，大庞一下子扭住了帅子的手，两个人较起劲来。众人在旁边赶紧劝。刘青对大庞喊道："干什么你？"赵春丽不乐意了，对刘青喊："你想干什么？"

帅子冷冷地盯着大庞威胁说："你要是不松手，我叫你难堪！"

大庞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吹牛吧，你！"

帅子猛地一转身，背了大庞一个背豆包，大庞被重重地摔在雪地里。赵春丽急了，握了一个雪球朝帅子砸去，雪球正打在帅子的脸上。刘青一看也急了，抓起雪球照赵春丽脸上打去，两人扭打在了一起。众人急忙上前把她俩拉开。

知情们打的都是猴仗，说打就打，说好就好。这不，当天晚上，又都聚在了一起，帅子的书场继续开章。

"书没了，我照样能讲，这本书我倒背如流，难不倒我。"帅子自信地说道，"昨天讲到于连决定要杀德瑞拉夫人……"

院里突然传来了派出暗哨发出的暗号，"大雁山鸡，狐狸野鸭。""有人来了！" 屋子的油灯瞬间被人吹灭。

帅子把嘴闭上了。兔子一把揪住帅子，来回摇晃着，着急地问："没事儿，接着讲，于连为什么要杀德瑞拉夫人？"

众人正听的血脉贲张，如痴如醉，哪儿肯停下来，央求着帅子快接着往下讲。"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转一个地方。"帅子说道。

众人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摸摸去了青年点的地窖，安顿好了以后，帅子继续绘声绘色的讲了起来："于连决定要杀德瑞拉夫人，可是他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这是一个多么高雅美丽的女人，难道这个对他忘情忘我乃至于连生命都不顾的女人就要倒在他的枪口下吗？"

帅子正讲得兴起，外面又传来了暗哨发出的暗号："大雁，山鸡，狐狸，野鸭……"

油灯又被吹灭了。"今晚这是怎么了？一会儿一搅和。"兔子恼火地说。大庞接过嘴："太不正常了。""今晚风紧，咱们明天再讲吧。"帅子说。"不行，"李占河央求道，"这段不讲一宿睡不着。"

"是啊。快讲吧，求你了。"众人央求着帅子。

帅子推辞不过说："哪咱们回屋，躺在被窝里小声讲吧。""我们也跟你们躺在一个被窝里听啊，这哪行？"赵春丽着急地说。

大伙儿听到这话，低声哄笑起来。

赵春丽的话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书场竟然转移到了空荡无猪的猪圈。没有地方坐，大家就蹲着，为了能听带色儿的故事，真是遭罪了。

没书读的帅子等人这一宿在穷折腾，有书看的牛鲜花这一夜也没有睡好。她怕父母发现她不睡觉，担心她的身体，就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红与黑》，一直看到手电没有电，才意犹未尽的睡下。

早晨起来帅子睁开眼，躺在炕上盘算了一会儿，决定以看病号的名义，到牛鲜花家探个虚实。到了牛鲜花家院门口，就见一辆自行车

支在那儿，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进了院子里。平时守在院门口的大黄狗不见了，院子里也没有人。帅子来到牛鲜花住的屋子窗外，朝屋里张望着。见牛鲜花躺在炕上，身上盖着被子。

郝支书站在炕前正手舞足蹈跟牛鲜花说话，讲小靳庄的十件新事，办起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开展群众诗歌活动、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第28节：北风那个吹(28)

牛鲜花言不由衷地说，人家那里的人有才。郝支书朝牛鲜花跟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其实是个挺穷的地方，穷乐和呗。公社研究了，说要不折不扣地学习人家的经验，过了年准备搞会演，要求各大队都要成立宣传队。他要牛鲜花抓抓这事儿。牛鲜花一听就急了，忙摆手推辞说她哪有那章程！

郝支书也急了："你扒拉扒拉手指头数数，咱大队有数的几个破头烂蒜，你不行谁行？就这么定了！"

"竟然这样，那我就不推辞了。我看，要成立宣传队，那得依靠知青，我看帅子就是个人才。"

"人不人才的你看着办，就交给你了。"郝支书放权说。

"你当书记的可得支持我的工作。"

"没问题，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可别乱花。"说着转身要走，刚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哎，你刚才说谁？帅子？就是那个帅红兵？才放回来的？"

一说到帅子，郝支书慎重了起来，说公社让注意阶级斗争在青年点的新动向，知青点里传讲不健康故事的风气又有所抬头，正传讲一本叫《红与黑》的书，作者是什么汤来着？疙瘩汤？

牛鲜花"噗嗤"一声笑了，说叫司汤达。郝支书一拍大腿说："对对对，就是他。哎，你怎么知道的？"

"以前报纸上批判过。"牛鲜花打了个愣神，掩饰道。

郝支记对帅子没好印象，说他有前科，嫌疑重大，得赶紧破案。牛鲜花暗吃一惊，忙替帅子打掩护，说年轻人犯了点错误不能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呀，没有证据可不能乱猜疑！

郝支书哼了一声："狗到天边改不了吃屎。这阵子他老毛病没犯？那张嘴不胡咧咧了？我真想给他那张嘴戴上嚼子。"

牛鲜花说："他回来以后挺好的，不大爱说话了，就知道闷头干活。其实他这个人打眼看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其实心里就是一汪水儿，一眼看到底儿，没那么坏。"

郝支书盯着她，话里有话地笑着说牛鲜花包庇帅子。牛鲜花有点急了，说她讲的是实情，她跟帅子无亲无故，包庇他干什么？郝支书忙说他是开玩笑，他希望牛鲜花病一好赶紧行动，把传书的事儿查它个水落石出！

听到这儿，帅子蹑手蹑脚地转身跑了，一口气跑回了知青点。青年点正在开早饭，帅子一头钻进食堂，累得呼呼直喘，他一屁股坐在了一张空凳子上。

刘青走了过来，递过一碗高粱米饭，关切地问他去哪儿了。帅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将郝支书要查传讲《红与黑》的事了给大家伙说了。

"查就查呗，咱给他个死不承认就完了。"李占河满不在乎地说。赵春丽装傻说："《红与黑》是什么？没听说过呀。""听说有这么本书，美国作家写的吧？帅子，你看过？"大庞也走起了这个路数。帅子摇了摇头："我也没看过。"

大庞一本正经地说："还是的，咱都没看过，就别说传讲了，你说呢？帅子。"

知青大华没听过帅子讲书，就说："我看咱也别装彪卖傻了。上边要是真查下来，好汉做事好汉当，谁讲了，谁听了，主动承认，别连累大家。"

没参与这件事儿的人马上应和："反正咱是良民，跟这件事不挨边。"

帅子一听，火了："什么玩意儿！听书的时候都怎么说的？出事了都他妈的装好人，还有没有良心了！"刘青也火了："都太缺德了吧？老虎凳还没上，就一个个当甫志高了！你们都敢说没听过？小人，都是些小人！"

大家都低下了头，食堂里一片沉默。

一直没有开口的兔子，突然站了起来，高声骂道："别他妈一个个都在这装孙子！谁要是把帅子给装进去，我和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兔子说话算话！不信咱就试试！干什么呀，听故事的时候一个劲地抬帅子，出了事一个个先把自己摘把干净，这样的人最他妈操蛋！谁敢这样做，我们就一块孤立他，狠狠地打击他！把脏水全往他头上泼！"

这时能说这话，真够朋友，帅子感动得眼圈满是泪。

事后帅子悄悄找刘青商量，他说看样有人要叛变，怎么办？刘青余怒未消，一个劲地骂知青们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帅子烦了，说这样就是骂破天去也没用，他催着刘青想办法。刘青沉吟片刻出了个馊主意，她让帅子去牛鲜花家探探风声，如有必要就将事情推到大庞身上，他是点长，是他指使的。其他人的工作她来做，为了自保，要先下手为强。

第29节：北风那个吹(29)

帅子有些犹豫，说那样有点不仗义。刘青义愤填膺地说："他们谁仗义了？你不咬他们，回过头来他们就会咬你。我看了，好心不得好报。"

帅子又一次到牛鲜花家，可他进不去院子了，平时守在院门口的那只大黄狗回来了，冲他恶狠狠地叫着，龇着白森森的牙，很想咬下一块肉去。帅子站在大门喊："牛大叔，牛大婶，我是帅子啊，你家大黄今天怎么六亲不认了？出来拦着你家的狗啊！"

一会儿牛鲜花扶着门框出现屋门口，冲大黄狗喊了一嗓子："大黄，滚回去！"

大黄狗夹着尾巴回窝。帅子直纳闷，问大黄这是怎么了，翻脸不认人。看来牛鲜花真是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地说，她爹妈不在家，大黄对外人就特别凶。牛鲜花让帅子进了屋，她无力地倚靠在炕边。帅子关切地叫了声"牛姐"，被牛鲜花白了一眼，他赶紧端正态度，嘘寒问暖，牛鲜花懒洋洋支应着。帅子说他学过中医，可以替牛鲜花号号脉。牛鲜花一听这话就笑了，帅子满脸严肃地说："你别不信，我有个同学叫王华盛，我们俩可铁了。他爸就是市里大仁堂坐堂的国医王栋国，大名鼎鼎。他教过我号脉，来，我给你号号脉。"

牛鲜花将信将疑地伸出了手。帅子捉过牛鲜花的腕子，一边号一边说："这要是在旧社会，我不会这么号脉，那要用一根红线拴着你的手腕，我把着红线的一头号脉。"

牛鲜花奇怪地问为啥，帅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嘛。南郭先生露出了马脚，他捏着牛鲜花的手背的号脉。牛鲜花看出破绽，说像他这样号脉的，还是头一回见。帅子随机应变，忙解释说，人家王栋国是国医，给张作霖看过病呢，这是他的独门绝艺。他边说边观察牛鲜花的神色。他装模作样沉吟片刻，说从脉象上看，牛鲜花染了风寒，他给

开副汤药喝喝看。牛鲜花哪里信得过他这二把刀，摇头说不必麻烦，她喝碗姜汤发发汗就好了。

牛鲜花问帅子找她有啥事。帅子说，就是想汇报一下思想。另外想打听一下县里最近有啥精神，给知青点传达，让大家精神一回。牛鲜花察觉出帅子想探她的口风，高深莫测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还用精神？六精八怪的。"

帅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嘿嘿笑着。牛鲜花让他给拿过枕头垫上，等躺舒服了，她才话里有话地说："你呀，平时挺会说话的，有时候嘴也挺硬的，可一到关键口就露怯。依我看，你最大缺点就是脆弱，性格脆弱。"

帅子一个劲点头表示赞同："一针见血，我就这个缺点。"

"这可不好。咱乡下人有句俗话，咬人的狗不露齿，人这一辈子还能不遇到几回事？遇到事要咬住牙，刀按脖子也不松口，咬住了牙就能挺过去，咬不住呢？倒霉的事就会一桩接一桩跟着来了，为什么？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都是有数的。明白我的意思不？"牛鲜花点拨道。

帅子摇了摇头说没明白。牛鲜花长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就慢慢悟吧。嘴是惹祸的根苗，话到嘴边留三分，以后要管住自己的嘴，别老胡咧咧。

帅子温顺地点点头。也许是因为生病气虚，牛鲜花变得伤感唠叨起来："唉，你们知青不是林子里的鸟，早晚都要回城，要想顺利地回城就不能出事。你爹妈在家盼着你，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独子，家里将来要靠你扛大梁。你爹妈也不容易，别让他们失望啊。"

这话触到了帅子的心尖上，他眼里含泪："牛姐，你真体谅人。"

牛鲜花心里一动，异样的感觉让她有些慌乱。她忙转移话题问帅子，要是让他弄个宣传队，他能舞得转吗？这事儿对帅子是小菜一碟，他兴奋地满口应承下来。

帅子走后，刘青的心始终悬着，她坐卧不宁，想了一会儿，决定去老地方等帅子。远远的，她见帅子低着头若有所思慢慢地走，心里"咯噔"一下，忙赶过去叫他，问谈得咋样？帅子吓了一跳，说牛鲜花没说别的，只是一再叮嘱他，关键时候要咬住牙，刀按脖子也别松口。刘青松了口气说："她想保护你，看样这道坎儿不难迈过去。"

第30节：北风那个吹(30)

刘青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帅子，帅子接过来"嘎嘣"就是一大口，边吃边说："看样查还是要查的，到时候你不会把我交代出来吧？"

刘青柳眉倒竖，冲着帅子胸脯上打了一拳："胡说什么！我就是德瑞拉夫人，又傻又执着，你可别学那个于连。"

帅子把脸凑到了刘青面前，嬉皮笑脸地说："好好看看，我像于连吗？是个有野心的人吗？""就怕环境变了人也变……"刘青担忧地说，"哎，你看！"

帅子顺着刘青的目光望去，就见远处大庞和赵春丽在野地里说说笑笑朝坝子外走去。帅子纳闷地说，荒郊野地的，他们要去干什么？刘青望着他意味深长地问："你说呢？"

出了村子又走出了一段路，大庞向周围看了看，四下里无人，他伸手一把揽住了赵春丽的腰。

"你干什么啊？别让人看见。"赵春丽有些不好意思。大庞说："放心吧，这儿没人。"赵春丽扭头看了看，果真如此，就不再扭捏了。

"春丽，你真像德瑞拉夫人，又多情又端庄，沉静的时候像一湾清澈的湖水，奔放起来像滚滚的波涛。遇见你是我一生的福分，还真得感谢上山下乡运动呢。"

"得了吧，又给我灌迷魂汤。"赵春丽娇嗔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你呢？"大庞直勾勾地盯着赵春丽的眼睛问道。赵春丽嫣然一笑："我也是。"

"还记不记得于连第一次约会德瑞拉夫人那段描写？"

赵春丽点点头。大庞放开喉咙，大声朗诵着："于连不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把嘴凑近德瑞拉夫人的耳朵，对她说，夫人，夜里两点钟，我要到您的房里去，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当时他的心情很矛盾，他彷徨，犹豫，虽然被德瑞拉夫人明确地拒绝了，但他不愿意在他心

爱的人面前表现出软弱。夜深了，他打开门，抖得厉害，他没有穿鞋，来到德瑞拉先生的门前……终于，他忍受着比受死还要大一千倍的痛苦，进入通往德瑞拉夫人的房间的那条小过道。他伸出颤抖的手推开门，弄出了可怕的声响。屋里有亮，壁炉下点着一盏通宵不灭的灯。"

"德瑞拉夫人看到他进来，猛地跳下床。疯子！她喊道，乱了一阵。"赵春丽接过碴儿，和大庞一起朗诵。

"然而于连想，讨不到一个如此迷人的女人的欢心乃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他对她指责的回答是跪在她脚下，抱住她的双膝，他哭了……"

"于是于连得逞了……大庞，别说了，我受不了啦！"说着赵春丽蹲了下来。"别停下来呀，还有好远的道呢。"大庞催促道。

赵春丽可怜巴巴地看了大庞一眼，撒娇说她走不动了。大庞意气风发，哈下腰把赵春丽背了起来，在雪野里狂奔起来。

两人来到公社医疗站，到了门口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肯进去。"春丽。"大庞央求说，"还是你进去要吧，我一个男的怎么好张开口呢？""那是你们男人用的东西，我也不好开口啊。"赵春丽为难地说。

"男人用的不假，可我要是去要危险太大。你想啊，人家问，你结婚了吗？我怎么回答？说结了，人家能信吗？一打眼就会看出我是知青，我这么大的男知青结婚不可能。"

"人家也会看出我的身份呀。"

"女知青就不一样了，有好多女知青早早的就和农民结婚了。"

"不行，我丢不起那个脸。"

大庞急了："那你说怎么办吧！"赵春丽唧唧歪歪地说："你们男的就知道痛快，一点也不想负责任。""不是不想负责任，这里潜伏着危险，一旦我被人家识破那可就惨了。"大庞诚恳地说。

赵春丽被说得没有主意了，大庞沉思了片刻说，先找个地方吃饭，边吃边想办法。两人兴冲冲赶到全公社唯一的饭店"代代红"门口，顿时傻了眼，饭店挂着牌子：今日停止营业。

大庞急了，脱口骂道："我操，赶了四十里路又碰到停业，倒了八辈子霉了！"

又累又饿连带着气不顺，赵春丽的小姐脾气上来了，她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哭了起来："本来想打打牙祭，怎么就赶上这么个点儿？饿死我了！"

第31节：北风那个吹(31)

大庞拿出男人的派头，使劲儿敲起门来，"开门，开门！"见门里没有动静，他就从道边捡起一块砖头要砸门。

正在这时，饭店值班老头把门打开条缝儿，从里面探出头来，喝斥道："干什么？急着投胎呀！"

大庞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凭什么今天关门？"值班老头也是一肚子的气："我们凭什么不能今天关门？"

"今天不是星期天，你们就不应该关门！"

"谁规定饭店必须星期天关门？星期天客多，我们从来不关门。"

"我问你，你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老头噘着嘴说："没的说。"

"这不得了？现在人民饿了，需要吃饭，你们就得为人民服务！"

"那我问你，我们是不是人民？你敢说不是吗？不敢吧？人民需不需要休息？也需要吧？这里的人民经营饭店，人民需要休息了，不停业怎么办？能让不经营饭店的人民随便来吃饭吗？你说呢？小样，我是我们饭店理论组的，还和我摆理论，理论死你！"

赵春丽一见两人说僵了，赶紧在旁边说小话："大叔辛苦了。这么回事，我们是从月亮湾来的人民知青，到人民公社办事，走了四十多里路，饿得不行了，来到人民的代代红，麻烦您了，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要是不吃饭恐怕没力气走回去了，求求人民的大叔了。"

老头说："这姑娘说话我愿意听。这样吧，饭店还有点剩饭菜，要是不嫌弃就卖给你们吧。"赵春丽赶紧点头哈腰说："谢谢大叔。"

值班老头回屋拿来饭菜。大庞讨好说："同志，你看，大冷的天，有没有酒卖给我们点？"值班老头乐了："嘿，暖和暖和上炕了。果烧行吗？"大庞赶紧说："是酒就行。"

值班老头又回屋拿来一瓶果烧。赵春丽从棉袄兜里掏出钱来，塞进值班老头的手里："大叔真是人民的好大叔，谢谢了。"

他们没地方去，就坐在台阶上吃喝起来。赵春丽埋怨道："唉，白跑了一趟。都怨你，等不得了，急什么急？早晚还不是你的？"

"你不急？吭哧吭哧的难受样，还不是为了你？"

赵春丽笑了："我吭哧我的，关你什么事？""嘁，是你自己的事吗？"大庞一脸认真。

吃饱喝足，饱暖思淫欲。大庞没事儿眼睛开始满大街乱踅摸。他看见一个长的精瘦知青模样的人从公社医疗站出来，顿时有了主意，他满脸堆笑，冲瘦知青招了招手喊："哥们儿，过来！"

瘦知青走过来，看了他俩一眼，又看了看台阶上的酒菜，说道："哥们儿，挺滋润啊，有吃有喝。"大庞赶紧让出位置说："来，一块儿喝点。"

瘦知青一点儿也不客气，坐了下来，连连称谢。赵春丽热情地把酒瓶子递了过来，问是哪个知青点的。瘦子说是宋炉的，老病号了。大庞朝医疗站努了努嘴，问他里面有熟人吗？瘦子边吃边说有，想泡诊断书？

大庞说，他们生产队有对才结婚的，不想马上要孩子，想要些那玩意儿，不好意思在队里要，知道他俩到公社办事，就托他们帮忙要点。他们没考虑就答应了，可来了却不好意思张口。

瘦知青狡黠地哧哧笑着，问要多少？他包圆了。大庞心花怒放，紧着张罗瘦子吃喝。瘦子喝了一大口酒，乜斜着两人说："小心点好。我们点有一对儿，傻冒，光顾了快活，整出大肚子了，没法在点里呆，双双转点了。"

赵春丽赶紧否认："你别理会错了，我们是替别人要的。再喝点，吃菜呀。"

"我知道。"瘦知青毫不客气地狠吃狠喝了一大通后，抹抹嘴，"好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们整。"说着站了起来，朝公社医疗站走去。

等了好一会儿，瘦知青也没有露面。赵春丽有些沉不住气了，问道："怎么还没出来？出事了？""不会吧？顶多就是个不给罢了。我去看看。"大庞等不及了，走进医疗站去看。时间不长，满脸沮丧地回来，恨恨地骂道："妈的，叫这小子骗了，从后门溜了。"

赵春丽也生起了气，骂道："熊玩意儿，到这儿骗吃骗喝来了。""今天不能白来，怎么也得想办法把东西要出来。"大庞不甘心地说。赵春丽问："说得容易，怎么要？"

第32节：北风那个吹(32)

这时一只脏得要命的狗跑了过来，想争吃台阶上的剩菜。大庞赶紧赶狗，他看着脏狗灵机一动，猛的一拍大腿："我又有办法了。"

赵春丽不满地白了他一眼："你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这把大庞想出了个好使的熊点子，他弄了些浮土，往自己和赵春丽头上、身上好一通扬洒，装扮成了一对儿土得掉渣渣的农村夫妇，走进了医疗站。

大庞学着当地土话，逮着一个护士问："大夫，俺跟你打听个事成吗？""有什么事，说吧。"护士赶紧向后退了几步，不耐烦地说。大庞故意扭捏地说："大夫，俺不好意思开口呢。"赵春丽在旁边也扭扭捏捏地说土话帮腔："可不嘛，张不开口呢，臊死个人哩。"

护士白了二人一眼，没有好气地说："你们不开口，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事？"大庞吞吞吐吐问："大夫……你说吧，两口子结了婚，睡在一块，是不是就要生出小人儿？"

护士说："那当然了，只要是在生育期，发生性关系，生殖系统也没问题，就有可能怀孕。哎，你们连这都不懂还结什么婚？瞎胡闹！"

赵春丽埋怨起大庞来："你看看，我说嘛，咱分开睡，你就是死活不同意。这不，大夫也说了，睡一块就有小孩哩，俺不和你睡了。"大庞急了，和赵春丽吵了起来："两口子不睡一块还叫什么两口子？俺白下了彩礼把你娶来家啊？""咱可是成亲前就说好了的，结婚归结婚，头三年俺不要孩子。"赵春丽也急了，嗓门老高地喊着。

"好好好，我听明白了，"护士烦了，没有好气地说，"你们是结了婚的夫妇，暂时不想要孩子，是吧？"

"嗯，还是大夫，让你说对了。大夫，你说这事可怎么办啊？俺俩结婚快半年了，就为这，她一直不让俺碰她的身。不怕你笑话，到如今俺媳妇的裤腰和衣服还缝在一块呢，再不打开就要捂出蛆了。"大庞一脸焦急。

护士让他给逗乐了，咯咯笑着说："叫你俩乐死了，你们可以采取避孕措施呀。"

"避孕？怎么避？"

"方法多了，女的可以用膜，也可以用药；男的可以用套，用套比较方便，只要操作得当，安全系数比较高。"

赵春丽恍然大悟道："哦，用套就可以了？俺怎么就没想到呢？俺会缝套，大夫，打听一下，用什么布缝呢？"

护士让他俩的无知逗毁了，笑个不停："什么布也不行，得用胶皮的。"

大庞着了急："胶皮？到哪儿淘弄胶皮？俺那大山里吧，除了自行车内胎见不到胶皮，咋整？"

"唉，看来偏远山区计划生育工作还是个死角啊。告诉你们吧，这种套叫避孕套，是免费发放的。给，拿去用吧。"护士说着找到避孕套，给了大庞一大盒。

"这玩意儿？管用？"赵春丽不放心地问。

"放心吧，我给你们的东西，保证管用。"

"怎么用？"大庞问道。

"不会看说明？"

大庞看了看说明，着急地说："俺不识字啊。"

"要了命了。你，女的，跟我进屋里，我对你细说说。"

在回青年点的路上，两人回味着刚才的表演，乐大了。

"大庞，你真有才，"赵春丽笑着说，"老农叫你装得太像了，土得掉渣。"

"你农村小媳妇装得也很像。"

赵春丽拂了拂头上的浮土，又使劲儿拍了拍上衣和裤子说："咱们身上脏毁了，真是赔大了。""也不算赔，"大庞炫耀地举起那一大盒避孕套，"咱们淘弄来了这个，够本了。"

正说着，天下突然起大雪来，天地白茫成了混沌一片，他们迷路了。两人南北不分地走了好半天，走到了一棵大树下。赵春丽累得呼呼直喘，央求道："大庞，我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那就歇歇。"大庞也走累了。二人就在大树下坐了下来。大庞好奇地问赵春丽，大夫将她叫到屋里，都说了些啥，出来时满脸通红。赵春丽低头吃吃笑着，就是不说话。大庞急了，就搂着赵春丽挠她痒痒，赵春丽春心荡漾，对着大庞的耳朵耳语了一番。大庞将信将疑，赵春丽红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33节：北风那个吹(33)

大庞心里火烧一般，他紧紧搂着赵春丽，一边充满深情地轻声叫"春丽"，一边把她轻轻放倒在地上，两人冒着大雪宽衣解带的疯狂了起来……

事毕，大庞给赵春丽系扣子，要拉她起来。却发现她起不来了，衣服竟然被冻在雪地上。赵春丽不乐意了，埋怨道："都怪你，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大庞连连道歉，哄她说："怨我，怨我。"好不容易才把赵春丽拽了起来。赵春丽又一屁股坐了下来："大庞，累死我了，我不走了，想死在这儿。"

大庞又把她硬拽了起来："胡说些什么！不走咱俩就会冻死在这儿！听话。""你背着我。"赵春丽撒娇说。大庞怜爱地说："你个傻瓜蛋，背着你我出点力，可身上暖和，而你要冻死的。咱们至少还有三十多里路要走，天亮前无论如何要赶回去！"

这时雪停了，他们终于认出了回去的路。大庞连拖带拽拉着赵春丽，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向前跋涉着。

傍天亮，他俩终于累得鼻青眼肿地赶回了青年点。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庞和赵春丽自觉两人关系处得隐密，其实点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了。他俩回来，没人发贱去问他们上哪儿去了。

第二天青年点食堂开早饭的时候，赵春丽一改往日的狼吐虎咽，眼瞅着饭直发愣。坐在旁边刘青推她一把问："快吃啊，愣什么神？有心思了？"说着瞅了大庞一眼。

赵春丽刚要发急，食堂门一开，牛鲜花走了进来。她看了看大家，打招呼道："嗬，吃饭呢。"大庞赶紧问："一块吃点？""不了，我才放下饭碗。"牛鲜花清了一下嗓子，"有件事对大伙说说，传达一下最近公社一个会议的精神。"

兔子鼓起掌来："欢迎大队长给咱们精神精神。"大伙一起鼓起掌来，"啪"、"啪啪"、"啪啪"不知是欢迎，还是反感，巴掌声乱响一气。

"最近吧，在咱们公社有一棵草长得挺疯啊。什么草，大冬天还疯长？只能是毒草！是一本书，书名就叫《红与黑》。"

帅子偷偷和刘青对了一下眼神，两人有些局促不安。

"据我所知，这本书是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个叫于连的贫穷的青年野心家，不择手段，利用色情和阴谋跻身上流社会的故事，书中大量充斥着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理念，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爱情观。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书里有大量的、露骨的色情描写，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我相信，任何一个青年人看过这本书都会中毒，深深地中毒。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真正的毒素不是在于色情的描写，而在于作者是怀着欣赏、同情的心态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精神，对于连无耻的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的行径充满同情，甚至是歌颂……"

大家惊奇地看着牛鲜花，对她真是刮目相看，大家低声议论起来。大庞小声的对赵春丽说道："不得了，牛队长怎么对这本书这么了解……"帅子更是感到惊奇，对刘青悄声嘀咕道："分析得还挺深刻，她好像看过这本书。"

看着大家反响强烈，牛鲜花自觉说露嘴了，赶紧往回收："当然了，这本书我没看过。以上的分析，是从上面传达里听到的。我要说的是，有迹像表明，这棵毒草已经在咱们点生了根，如果不及时铲除可不得了，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公社对此很重视，责成我在咱们点彻底清查！"

食堂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好了，上级的精神我就传达到这里，下边我就把你们分成几个组，要大家互相揭发清查。"

"牛队长，点里还有学大寨修梯田的任务，揭发清查能不能放到晚上收工以后？"大庞问道，他想来个缓兵之计，在揭发清查之前，先在

背地里统一一下知青的思想，以防被各个击破。

牛鲜花严肃批评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你端量端量哪头轻哪头重？"

"好吧，听大队长的。"大庞灭火了，他不情愿地嘟囔着。

吃完早饭，刘青和一个叫荆美丽的女知青，忧心忡忡地去了帅子的屋里商量这事儿。"帅子，我看这回牛队长来势汹汹，问题挺严重。"刘青直奔主题。

第34节：北风那个吹(34)

荆美丽也是帅子说书的听众之一，忧心忡忡地说："是啊，看样牛队长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帅子，你要小心了。我们好说，就是有人揭发了，顶多是个受害者，你可是贩毒的啊。"

帅子蔫头耷脑地的说："唉，问题的严重性出乎所料，这可怎么办？"

一时间青年点每一间屋子都在端量对策。

"兔子，你看这事怎么办？"李占河问同住一屋的兔子，"看样子牛鲜花已经掌握了一切，这件事早晚得败露。"

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别人怎么对付我不管，我可要对得起良心。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是在这件事上不仗义，把帅子给抖搂出去，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兔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不信就试试！"

李占河试探道："咱们没有必要给帅子当牺牲品。其实都怨帅子，那本书他自己看了就看了呗，谁也不知道，可他说这么好那么好，把大家胃口吊得高高的。让他讲书，他又卖关子，又提条件。你看看那两天，我的妈呀，把他龙兴的！"

兔子火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叛变，我就先整死你，不信你试试！"

"我不会叛变的，做人要有良心……"

两人正说着，屋门被从外面推开，一个知青探进头来说："哎，李占河，兔子，大队长叫你们组到食堂去。"

兔子胸脯一挺，摆出一副上刑场就义的革命豪情："该咱们过堂了，走。"

按牛鲜花的要求，大庞领一组知青在赵春丽住的屋子里，搞揭发清查。"这件事怪了，按说保密搞得挺好的，怎么就走漏了放风声

呢？"大庞纳闷地问。"是呀。"赵春丽皱起了眉头，"帅子每回讲书都放了流动哨，也没有外人啊。"

大庞一拍自己的脑袋，恍然大悟道："你说外人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帅子的一个朋友，叫什么来？对，吕志廉，串点住咱这儿一宿，肯定是他走漏了风声！"

众人异口同声，都说肯定是串点的那个知青走漏了风声。

"我说嘛，不会是家神闹家鬼。怨谁？当时我不同意留那个外号叫锅帘子的住，帅子差点和我翻了脸，说他担保不会有事，他这是自作自受。"大庞说。"那可就对不起了，事儿是他自己惹的。"赵春丽说完这话，众人和她一样，顿感轻松起来。"对，自己拉屎自己揩屁股！"大华说。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倒起戈来："不是咱们不够意思，这件事弄不好会影响咱们招工回城。"

"再说咱们是被诱骗的，当时帅子说是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咱们就稀里糊涂地去听了。一听才知道是讲了些乌七八糟的，当时把我臊的，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

"其实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又不好意思立马走人，听了一会儿就睡了，他讲了些什么我根本就没听进去。"

赵春丽强调说："我也不感兴趣，记不记得？他讲了一会儿我和大庞就躲出去了。"

大庞最给大家定下了调子："这件事咱们得统一口径，咱们是受骗者，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伙齐声应合："对，反戈一击有功！"

李占河等人被牛鲜花安排在食堂交代揭发问题。"说吧。"牛鲜花就像是个法官，居高临下地盯着李占河等人，"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清楚，是自己的责任不要往外推，也不要包庇别人。"

李占河一脸的诚恳地说："大队长，我们不敢隐瞒。不错，点里的确是有人传讲《红与黑》这本书。开始我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经过大队长上纲上线的分析，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

兔子一看李占河抢先开了口，怕在牛鲜花表眼里表现落后，赶紧插了一句："茅塞顿开。"

"认识到，这是阶级敌人的阴谋，是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他们妄图和平演变我们青年一代，手段何其阴险，其用心何其毒也，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资产阶级眼看你们老一辈无产阶级心红眼亮，坚不可摧。于是，他们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我们青年一代，他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轰击，轰，轰，一炮跟着一炮，太猖狂了。"兔子在旁边帮腔，两人一唱一合。

第35节：北风那个吹(35)

"然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们要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他们简直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东风吹，战鼓擂，无产阶级怕过谁？"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的知识青年眼明心亮，经得起血与火的考验！"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两人越说越跑题，后来到了牛唇不接马嘴的程度。牛鲜花忍了又忍，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打断了他俩的话："好了，这里不是毛主席诗词朗诵会，咱们还是捞干的吧。接着揭发，点里谁传讲过《红月黑》？兔子，你不是老插嘴吗？这个问题你先回答。"

"大队长，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把轮到李占河插嘴了。

牛鲜花看了看兔子："这样吧，你先回自己的屋吧。"兔子如释重负地答应了一声，听话走了。牛鲜花等兔子走后，不再问李占河什么，只是长时间的盯着他看。看得李占河心里直发毛，他不放心地四下看了看，确认食堂里就他们俩人，这才悄声说："牛队长，刚才我不敢说，确实是帅子。"

牛鲜花郑重地说："说话要负责任，不能信口胡来，也不能看他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就落井下石，要实事求是。"

"绝对是帅子。"李占河语气坚决地说。

"真的是他？那他图的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这里的道道可多了，图的是票房收入啊。"

"票房收入？有这事儿？"

"确有这事儿。"李占河朝牛鲜花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嗓音说："帅子书不白讲，每听一回必须给他上贡。"

"上什么贡？"

"没有一定之规，好吃好喝的也行，好用好好玩的也行，比如罐头啊，饼干啊，炸酱啊，军帽啊，军用皮带啊。真的要是一贫如洗，他有优惠政策，替他洗洗脏衣服、臭袜子、臊裤衩也行。"

牛鲜花强忍住笑，板着脸故气愤地说："他这是剥削！"

"可不是嘛，比他妈的黄世仁还狠毒，比刘文采还贪婪，比南霸天还霸道，比坐山雕还阴险，叫他剥削惨了！"李占河顺着牛鲜花的竿儿往上爬，义愤填膺起来。"还有，他还放高利贷，手头没有现货可以赊账，赊了账还要立字据，高利息。利息可高了，驴打滚儿的利。"

"怎么个驴打滚儿？"

李占河说："你比方说今晚去听书，听书就得买票吧？手里没货水怎么办？他说，可以打欠条呀。明明门票是一袋点心，第二天还就就得还一袋半。太狠毒了，许多知青被他剥削得负债累累，有的已经倾家荡产。"李占河竟然抹起了眼泪。

兔子回到了屋里，认为自己没有事儿了，刚想喘口气儿，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是刚逃狼嘴，又入虎口。石虎子正威严的坐在那里等他呢。

兔子赶紧讨好地笑了笑，叫了声"石连长"。石虎子的脸绷成了石头蛋子，一点儿也不给兔子开面。兔子小心翼翼地望着石虎子，免得惹怒他。石虎子旁敲侧击让兔子检举揭发，兔子装傻充愣打太极，两人暗暗较上劲了。石虎子恼了，狠狠一拳打在炕上说："看样子你要顽抗到底了。"石虎子抬手一拳狠狠的打在了炕上。

兔子脖子梗着说："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听说你要为帅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你听谁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石虎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兔子面前晃了晃，"你家里的情况我非常同情，大队每个支委都知道，关于你回城的问题，大队一直挂在心上。"

兔子眼盯着石虎子手里的那张纸，伸长了脖子。

"大队经过研究，决定把你列为第一批招工对像，正好公社知青办给咱们点儿一个招工名额。"

兔子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这诱惑太大了，他艰难地说："我表现得还很不够。"

第36节：北风那个吹(36)

"现在表现也不晚啊。"

"我一定好好表现。"兔子就差伸手去抢那张纸了。

"这次招工名额是秘密的，工种特别好，上铁路司机学校。毕业以后呢，就是火车司机了，开着火车进北京，去上海，全国各地周游，多好的活儿啊。说实在的，我都眼馋，你说你怎么这么好的命呢。哎，可惜我不是知青，我要是个知青，这次一定和你打个头破血流，那才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呢。填上吧，快点儿，这次公社要的紧！"说着石虎子把那张纸打开往兔子面前一递，果然是张招工表。

兔子蒙了，呆呆地看着石虎子。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拿起填呀！"说着石虎子又递给他一支钢笔。

兔子答应了一声，赶紧抢过招工表和钢笔，他的手哆嗦着，拔了好几次，也没有把钢笔从笔帽里拔出来。石虎子一个劲儿安慰他别紧张。兔子使劲儿喘了几口粗气，闭眼平静了一下情绪，这才拔出钢笔，慢慢地填着表格。

"到底是不是帅子干的？"

兔子停下笔，望着石虎子犹豫着，犹大可是他唾弃的人，他能出卖朋友吗?

"填呀，你看我干什么？我下午就要往公社送表，后天就要体检了。"

兔子眼睛发直，呆滞看着石虎子，内心翻江倒海，这触手可及的机会正是梦寐以求的啊。

"到底是不是帅子？赶紧填呀，你的眼不近视吧？当火车司机可要有一双好眼睛……"

兔子脸涨得通红，身体也哆嗦了起来，"是帅子……"这三个字好不容易才从他嗓子眼里挤出。

石虎子又重复地问了一遍，是帅子？兔子郑重地点了点头。石虎子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让兔子写个证明。决心下定，兔子不再犹豫，他很快写好证明，恭恭敬敬地送到石虎子手里说："这是我的揭发材料。"

石虎子面无表情慢慢地一行行看着，兔子小心翼翼地问，揭发得够不够，要不要再补充点啥？石虎子点点头说很好，把证明往怀里一揣说："你把那张招工表给我看看。"

兔子听话地把招工表递给石虎子，石虎子接过招工表冷笑一声，慢慢地把它撕了，撕了个粉碎。

兔子突然明白自己中计了，他像傻了一样呆站在那里。

李占河揭发完帅子以后，牛鲜花又把大庞和赵春丽这一组人叫到了食堂过堂。大庞等人态度非常积极，没等牛鲜花开口问，他们抢先认了。

"你们都敢肯定是帅子在传讲《红与黑》？"牛鲜花问。

知青们七嘴八舌地起誓："向毛主席保证！"

"庞秀岩，你是点长，问题出现了，你为什么不加以阻止，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听之任之，以至于让资产阶级占领思想阵地？"

大庞一脸诚恳地检讨："牛队长，必须承认，作为点长，我对帅子的堕落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牛队长，你都不知道啊，大庞没少苦口婆心地做帅子的思想工作。"赵春丽赶紧在旁边替大庞表白，"大伙都可以作证，大庞为了这件事差点没和帅子翻脸，可帅子呢？根本听不进去，我行我素。"

"没有办法，我只好打入敌营，做点监督工作，尽量让他少放些毒。"大庞无奈地说。

牛鲜花等人玩的是外围突破战术，作为被调查对像，帅子被勒令调查期间只能呆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准外出，他的亲密战友刘青与之相伴。

帅子和刘青只能在焦灼煎熬中等待。脚步声由远而近，李占河和大华一脸正气地推门进来。帅子满脸焦急，赶紧问："怎么样？你们说了吗？"李占河一摇头，没说。

"太够意思了。"刘青感激地说。"我们没供出帅子。"大华说，"把事都推到串点的那个人了。"李占河接过话说："是啊，牛鲜花还追问我们，那个串点的是哪个点的？我们都说不知道。追问急了，我们就说帅子认识。帅子，到时候你咬住了，就说你也不认识他。"

"够意思。大华，这是你那罐炸酱，还给你吧。"帅子赶紧还人家的东西。大华坚决不要："你看你，小瞧人不是？留着吃吧，我还有呢。"

帅子赶紧冲两人深深做了一个揖："哥们儿，我帅子有礼了，谢谢你们掩护了我。你们都是没有问题的人，出身又好，可我是监管对像，你们可别把我毁了！"李占河拍了拍帅子的肩膀，仗义地说："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们是不会出卖弟兄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就放心吧。"大华也跟着给帅子灌迷魂汤。

第37节：北风那个吹(37)

大家正说着，大庞探进头来喊："帅子，牛队长叫你呢。""哎，来了！"帅子一步奔到了门口。大庞把嘴贴近帅子的耳朵，悄声说："帅子，我们都在掩护你，可听牛鲜花的口气，不知谁把你出卖了，你要挺住，打死也别承认！"

"知道了。"帅子答应着，快步走到食堂门口，他停住了脚步，做了几个深呼吸后猛地推门而入。

食堂里只有牛鲜花一个人，她正在低头烤火。"牛姐。"帅子叫了一声。牛鲜花沉默不语。"牛队长。"帅子又叫了一声。牛鲜花还是沉默不语。

帅子有些发慌，赶紧使出怀柔手段说："你的病好些了？出门一定要多穿衣服，要是病反复了就麻烦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西医还是比中医来得快。"

牛鲜花像山一样沉默，帅子盯着她，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过了良久，牛鲜花才低着头出声了："帅子，你绝对不能再犯错误了，再犯就把前程彻底毁了！"

"我知道，我也不敢犯错误了。"

"你过去看过《红与黑》，是吗？"

帅子摇摇头，口气肯定地说道："没有，坚决没有！"

"我是说你肯定是过去看过的，现在无意中给大伙儿讲了是不是？"

"牛队长，对毛主席发誓，我过去确实没看过那本书。"帅子还是在跟牛鲜花耍花腔。

牛鲜花火了，她猛的一拍桌子，厉声喝道："你混蛋！"

大庞等人趴在食堂窗外偷听。牛鲜花这一嗓子，不但把在屋里的帅子吓得一哆嗦，外面的人也被吓了一大跳。大庞感叹道："帅子毁

了，真是的……"说着摇了摇头。刘青恨得咬牙切齿："我要是知道谁出卖了他，活扒了他的皮！"

食堂里，牛鲜花在厉声审问帅子，问他确实没看过那本书？帅子一口咬定既没看过，也没传讲。牛鲜花似乎是故意诱导，又似乎话里有话："讲了就是讲了，没讲就是没讲，也不用怕。现在有人说你讲了，有人说你没讲，讲没讲我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自己把实际情况说出来。"

帅子牙一咬，头一昂，大声地说："没讲！"

牛鲜花站了起来，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看起来这是桩无头案子，就到这里吧。"她披上大衣，走到门口，没回头轻声说："你们各自说了一套，我谁的话也不听，这件事重在证据。"

帅子醒悟了，向牛鲜花投去感激的一瞥。牛鲜花知道知青们在外面偷听，故意抬高了声音说："没有证据那就是诬陷，我绝不容忍！我在县人保组见得多了，什么冤案没见过？有老婆告发汉子背后咒骂文化大革命的，有儿子告发老子诬蔑伟大旗手的，我们能因为有人告发就定案吗？不，哪怕是亲人告发，我们也不会轻易相信，我们重的是证据，不会放过一个重案，但也不会搞成冤假错案！"

牛鲜花的话，清清楚楚地传到食堂外面，偷听者除了刘青以外，无不惶恐。

大庞悄声说："她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要证据呗。有说帅子讲了的，也有说他没讲的，证人关系是一比一，定不了案。要说帅子讲过，得有书为证，他有书吗？"刘青这回理直气壮了。

大庞低声叫道："天地良心啊，帅子没讲过那本书？哪儿说理去！""你什么样意思？你是不是招了？"刘青怀疑地盯着大庞。大庞一愣，赶紧否认："没有，绝对没有！"

牛鲜花走出食堂，见外面聚集了一群知青，大声说："无产阶级要怀疑一切，但不是打倒一切，我相信毛主席那句话，有时候真理往往

在少数人的手里！"说完大有深意地看了众人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众人悄悄议论起来："哎，你说，牛队长什么意思？"

"帅子很有可能被人冤枉了，谁这么没良心把帅子供出来了？"

"咱们了那中间肯定出了叛徒！"

兔子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青年点，跑出了村子，对着结了厚冰的月亮河，失声痛哭起来。

第38节：北风那个吹(38)

第 四 章

牛鲜花离开了青年点，径直回了家。刚进门又遇到了烦心事儿，父亲牛有福把一封信递给了牛鲜花说："你表哥来信了，又提你们俩的事儿，你不给个回话？"

牛鲜花马上皱起了眉头，没有好气地说，烦死了！女儿的倔脾气牛有福习惯了，他自顾自说，这事儿他们商量过了，觉得这件事挺好……牛鲜花生气地打断说，你们懂不懂政策？表亲结婚是不允许的，跟着捣什么乱。牛有福耐着性子解释说，她表哥吴国庆是遗腹子，跟她大舅没有血缘关系，他俩结婚不犯冲。

牛鲜花不耐烦地说，户口本上都写着呢。谁能证明表哥不是大舅亲生的？牛有福忙说，这简单，他可以找人证明。牛鲜花火了说，不管事实怎么样，传出去就是表妹嫁表哥，她不干。鲜花她妈一直没吭声，她知道女儿是顺毛驴，得顺着她的意思说："闺女说的也在理儿，结了婚让人家说三道四的犯不着。鲜花，可你也不能不嫁人啊！你两个姐姐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大姐的孩子都要上中学了，你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

"谁说不是？"牛有福急着说，"我看石虎子对你挺粘糊，这孩子挺好的，不大离儿就应了人家吧。"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尽操些没味儿的心！哎，我还忘了。"牛鲜花开始以攻为守问二老，"让你们每天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背没背？还有，老三篇背没背下来？"

这事儿可勉为其难了，牛有福装作没有听见，说鸡窝该修一修了，他去看看，转身走了。牛鲜花的妈政治上也不敢落后，说衣服还没洗，也躲了出去。牛鲜花看着两人的背影大声说，一叫干正经事就忙，就对政治一点不关心。说着进了自己的屋子，没有好气的"砰"一声关上了门。

老两口站在院子里犯了愁。闹不明白女儿咋这么大的火气，二十四五了还不找对象，她到底要挑个什么样的?

都后半夜了，心里有事儿的赵春丽还没有睡着。她正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着，窗户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把赵春丽吓了一大跳。接着一个黑影探进头来，从窗外往里爬。她正要叫，黑影"嘘"了一声，赵春丽定睛一瞧，原来是大庞。

大庞动作很快地爬进来，轻声关上窗，一把掀开赵春丽的被子，不由分说就要和她亲热。赵春丽使劲儿推了大庞一把，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这个，你不要命了！走！快走！"她硬是把大庞给撵走了。

赵春丽真是有先见之明，要不然这丑丢大了。大庞前脚离开了赵春丽住的屋，后脚牛鲜花和石虎子就领着一大群基干民兵悄悄摸进了青年点。

石虎子往院子中间一站，神气十足地冲手下一挥手："行动快一点。"

基干民兵把知青们叫了起来，让他们到食堂集合，等人都到齐了，牛鲜花扫了大伙一眼说："都听着，大队决定，要搜查《红与黑》这本书，现在大家都回自己住的屋里去。"

知青们面面相觑，不知道牛鲜花要唱哪一出。基干民兵们开始当着知青们的面，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查知青们的箱子和包。

石虎子把知青们从集体场院里偷来的地瓜、苹果、花生什么都翻出来往饭桌上一堆，像座小山似的。他看着战利品，生气地说："我的妈呀，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这些知青简直要把咱们大院的集体财物，都偷到自己的箱子里去了！"

牛鲜花也气乐了，骂道："这群家贼，简直反了天了。"

石虎子从兜里掏出两个避孕套，郑重地交到牛鲜花手里说："看，还有这个！"

牛鲜花看了一眼，不解地问，这是啥？石虎子笑着说她啥不知道，跟这儿装。牛鲜花蒙了，说她真的没见过。石虎子嘻嘻一笑说，是避孕套。见他一脸戏谑，牛鲜花脸上挂不住了，问是从哪儿整来的？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石虎子咧着嘴笑，让牛鲜花找赵春丽问问，是从她那儿搜出来的。牛鲜花当真手擎着避孕套进了赵春丽的屋问，这是什么？"赵春丽红着脸，低着头小声说是避孕套。

"你从哪儿弄来的？说！"牛鲜花态度凶狠起来。赵春丽扯着衣角，低着头说："这个吧……前儿我和大庞到公社办事，回来的道上捡的。"

"捡的？那你留着干什么？有什么用吗？"

第39节：北风那个吹(39)

"我错了，本来想交给组织，后来觉得不妥，想丢掉。" 赵春丽嗫嚅地说。

"那为什么不丢掉？"牛鲜花逼问道。

"后来，后来大庞说，丢掉了怪可惜的，不如留着，开新年晚会的时候染上颜色吹气球，大家玩踩气球的游戏挺好的，我就留下了。"

"吹气球？这玩意儿能吹气球？"牛鲜花不相信地问。

"能，这玩意儿的质量可好了，弹性特别大，我吹给你看看？"赵春丽说着从牛鲜花手里接过一个避孕套，憋了一口气吹起了气球，她越吹越大，都好赶上了一个大号西瓜。

牛鲜花惊叹说，妈呀，能吹这么大！赵春丽讨好着让牛鲜花试试，牛鲜花皱着眉头说脏死了，她怀疑赵春丽糊弄她。这时石虎子按捺不住好奇，一头闯了进来。赵春丽赶忙把吹起的避孕套藏到身后，一不小心没拿住，避孕套的里气瞬间全撒了。

石虎子听见了动静，四处寻找声源，问是什么动静？谁放屁了？赵春丽低着头一声不吭。牛鲜花很反感石虎子往女知青屋里闯，板着脸问他有啥事儿。

"有，是大事儿。"说着石虎子把一个日记本交到牛鲜花手里，"牛队长，这是从帅子箱子里搜出的日记本。你看看吧，太流氓了，还有好多地方写到你呢！"

牛鲜花一愣赶忙打开日记本翻看着，里面果然有写着牛鲜花的内容：今天我认识了牛队长，从现在开始起她负责监管我。她是个漂亮的姑娘，人很善良，长得很像我死去的姐姐，有几次我差点儿冲她喊一声姐姐，可是看到她那严厉的目光，我又忍住了……"

牛鲜花心里一颤，忙又往后翻了翻，只见其中一页写着：今天，还是抬木头，我忽然发现牛队长乌黑的头发上沾着一片干牛屎，它一下子把我的眼睛刺疼了。我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伸手把它抓在手

里，我不能让这块干牛屎沾在她美丽的头发上。遗憾的是牛队长误解了我，问我想干什么，我绝不能告诉她。我想，如果我展开手心，她看到这块干牛屎，一定会脸红，当着这么多的人她自尊心会受到伤害……"

一种异样的感觉自牛鲜花心底滋生出来，她不动声色地把日记本合上了，转身出了屋。

第二天一大早，牛鲜花正在大队广播室向全村广播批林批孔社论，"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牛鲜花正讲得慷慨激昂，郝支书走进来，小声说："鲜花，停一会儿。"她关上了话筒开关，问郝支书有啥事。郝支书问昨天到青年点检查有啥情况没有？牛鲜花说，情况倒是掌握了一些，那里乱糟糟不成样子。郝支书吃了一惊，忙问咋个乱法。牛鲜花生气地说，小偷小摸的情况不少，几乎个个箱子里都有存货，花生、地瓜、苹果，简直像耗子盗洞，队里仓库有什么，他们的箱子里就有什么。

"嗯，各个大队青年点基本都这样，还真难管。"郝支书叹了一口气。牛鲜花从兜里掏出两只避孕套交给郝支书："看吧，还搜出了这个。"郝支书眼瞪大了，笑了起来："嗬，还有这宝贝。"

"得狠抓抓作风了，要不然非整出孩子来不可。"

"这都是小事，再说这些知青们都老大不小了，大男大女的成天在一个大锅里搅马勺，日久生情也是在所难免的。干柴碰着烈火，不着那才叫怪呢，别出大格就行。"说着，郝支书接过避孕套摆弄了起来，"你别说，他们还真有办法。"

"也不能放任了，传出去不好听。"

郝支书马上严肃起来了，郑重地说："谁说放任了？知青点的建设要抓牛鼻子，怎么抓牛鼻子？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

"书记分析得很对。"牛鲜花连连点头。

"说是抓阶级斗争，怎么抓？伸着两只爪子，东抓挠一下，西抓挠一下，到头来抓一手牛屎，你得有个抓挠。"

第40节：北风那个吹(40)

"什么抓挠？"牛鲜花问。

郝支书说，这抓挠就是《红与黑》那本书。牛鲜花觉得郝支书有些小题大做，可郝支书说，上面讲了，《红与黑》这棵大毒草疯长得厉害，已经形成了毒瘤，不铲除这个毒瘤，知青们不会消停。

牛鲜花为难地说，到青年点查了，说法挺多，取证很难。郝支书对牛鲜花的进度有些不满，说知青点的点长大庞昨晚到他家去了，揭发说《红与黑》肯定在点里传讲了，帅子是这件事的主谋。她应该抓住帅子不放，把这事办好。他得腾出手来抓抓学大寨修梯田的事，这个大寨也是的，自己折腾就是了，搅得全国农村不安宁。

牛鲜花点点头说，她一定抓出眉目来。交代完工作，郝支书告辞而去，见郝支书走远了，牛鲜花恨恨地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大庞，他想干什么！她打开话筒开关，生气地喊了一嗓子："知青点的帅红兵，听到广播后马上到大队广播室来一下。"

牛鲜花这一嗓子，帅子当然听到了。忐忑不安的他赶紧往大队部跑，走到半路上遇上了正等着他的牛鲜花。帅子急忙迎上去打招呼，牛鲜花冷冷地说，队里没生炉子，她有事儿要跟他到家里谈。说完转身就走，吉凶未卜，帅子茫然地跟着牛鲜花往她家走。

进了门，牛鲜花让帅子在自己屋子里等，她和母亲忙活着做饭。帅子几番要插手帮忙，都被牛鲜花阻止住了。农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一会儿的工夫，饭菜就准备好了。牛鲜花把小饭桌摆到炕上，除饭菜外，还烫了一壶酒。

帅子立在屋中间，有些不知所措。牛鲜花看了他一眼，笑着说："还得请啊？别看了，上炕吧。"帅子不敢上炕，诚惶诚恐地说："牛队长，我这是无功受禄啊。"牛鲜花扑哧一笑："小嘴挺会说的。妈，这顿饭我和帅子单独吃，你就回避一下吧。"

牛鲜花她妈看了看帅子，又看了看女儿，嘴角带笑地说："你们吃着，我就不陪了，待会儿你爹回来我和他一块吃。"说着走出屋子。

帅子仍旧站在原地没动。牛鲜花嗔怪说，怎么回事？这么难请啊！帅子害怕了，说不知道这是顿什么饭，不会是鸿门宴吧？

牛鲜花看着帅子扑哧一声笑了："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你不是刘邦，我也不是项羽。"帅子竟然吓得蹲到地上说："不是鸿门宴我就更不敢吃了，你这是送别宴吧？是不是吃了饭押送我到公社人保？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吃你的饭。"

牛鲜花火了，柳眉倒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你送过我礼物，今天算是回报了，可以了吧？"帅子还是不肯就座，嗫嚅地说："其实，其实……"

"就别其实了，没别的意思，你也不要害怕。我监管你一个月了，一直没认真找你谈谈，现在不是号召开展谈心活动吗，今天咱俩谈谈心。有一条，你一定要说实话！"说着她硬拖着帅子入了席。

两人边喝边唠，几杯酒下肚，帅子不那么拘谨了。

"帅子，说说，你到底读过多少小说？"

"数不清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就揣着小人书，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停课闹革命，书包里全是小说。"

"你从哪儿来的小说？这些年了，图书馆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就是有数的几本革命小说，《金光大道》啊，《闽南作战史》啊，连《林海雪原》、《红旗谱》都差点打成大毒草，到哪儿弄书看？"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儿。"

牛鲜花让帅子逗笑了："你怪话还不少呢。"

"我邻居老汪大叔在一所大学当工宣队，管着图书馆，他常带书回家看，什么书都有。大叔喜欢喝酒，我就常偷我爸的酒跟他换书看。"

牛鲜花笑着问，酒少了，他爸就发现不了？帅子说，后来发现了，他爸就将酒藏了起来。可是不管藏哪儿他都能找到，他爸被逼得

没辙了，求人打了个铁皮酒壶，把酒壶拴在腰带上，也没难倒他，照偷不误。

"偷鸡摸狗看来你是惯犯，你爸不揍你？"牛鲜花好奇地问。

"我爸从来不打我。"

第41节：北风那个吹(41)

"为什么？你爸护犊子？"

帅子的眼圈一下子红了，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儿："记得小的时候，我姐还活着，有一回我惹了祸，我爸要打我，姐姐把我藏到小煤屋里，把我抱了一天。我爸、我妈找了我一天没找到，后来找到了，看到我姐抱着我睡了，我爸哭了。从那以后我爸就再也没打过我。"

牛鲜花轻声说："你姐真好，她是怎么死的？"

帅子流泪了，低着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

"对不起，我不该问。唉，天下当姐姐的都爱自己的弟妹。哎，酒壶拴在你爸的腰带上，你是怎么偷的？"

帅子半天才抬起头，艰难地一笑，嗓音沙哑说："这是个秘密，打死我也不能说。"

牛鲜花喝了酒，有些上头，女人的温柔散发出来，她像个小妹妹一样把住帅子的胳膊来回摇晃着，撒娇央求道："说说呗。"

帅子犹豫了一会儿，开了口："我爸有个习惯，每到星期六晚上和我妈过生活……"

牛鲜花笑了："你家真奇怪，生活天天过，为什么还要等到星期六？"

"你怎么什么也不懂？不说了，不说了，说了你好说我是教唆犯了。"帅子说着把头扭到了一旁。

牛鲜花懵懂地摇头自语说，她不明白。这种男女之事帅子没法解释，忙转移话题，问牛鲜花爱不爱看小说。牛鲜花尽管有些醉意，革命意识的弦绷得还是很紧："我可不愿看。小说是什么东西啊！毛主席早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我不敢看，怕中毒。有时候鲜花和毒草也是很难分辨……来，再喝一杯！"

帅子又喝了一杯，喝得他舌头有些硬了，"毛主席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不好，有些小说还是很有意思的。毛主席说《红楼梦》是可以看

的，你没看过？"

牛鲜花摇摇头，帅子借着酒劲说，如果她想看，他能给她整来看看。牛鲜花头摇得像拨浪鼓，写的都是才子佳人，乌七八糟的。她才不要看。

帅子认真了，拍着炕沿说："错了，你得把它当阶级斗争史看。毛主席说，《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本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你怎么知道封建社会？毛主席还说，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一个纲。毛主席还说，中国的旧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不读五遍不行。有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是反动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

牛鲜花目不转睛地看着帅子，眼神里全是佩服的神情："毛主席真是这么说的？"

帅子说，向毛主席保证，千真万确！牛鲜花好像喝高了，面红耳赤，说话大舌头，她说现在有人说他传讲《红与黑》，可她要证据，目前证据是什么？不就是那本书吗？书在他手里吗？帅子摇头说，没有。牛鲜花说，书不在手里，就不能主动承认，千万别冒傻气！

帅子酒劲上来了，嘴一咧大话说出了口："其实那本书在不在我手里无所谓，我已经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背着讲也八九不离十。"

牛鲜花一拍桌子："胡说，你根本没看那本书！"

帅子脖子一梗梗，仗着酒劲儿跟牛鲜花叫起了板："谁说我没看？背一段给你听听？"

"我说你没看就是没看！"

"看了就是看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危难之时义字当先，我帅子绝不连累别人！"

"啪！"帅子话音没落，就挨了牛鲜花一个大嘴巴。帅子让这个耳光打清醒了，他捂着脸怔怔地看着牛鲜花，问，他是怎么了？

牛鲜花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什么玩意儿！四五六不懂，扳着牛……啊，你扳着驴腚亲嘴不知道香臭！都什么时候了？你想在乡下呆一辈子啊？傻五傻六我见过，没见过你这么傻的！"

牛鲜花这一顿臭骂把帅子骂蒙了，他问："我，我又哪儿傻了？"牛鲜花看着他沉默了良久说："帅子，你还有救，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傻孩子，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第42节：北风那个吹(42)

帅子捂着打疼的脸，嘴里不服气地嘟囔道："你才比我大几岁？装什么老人。"

"大一天你也得叫我姐！"她端起了酒盅，"你看人家大庞，那才叫正经精神。自从进了点，主动要求进步，快入党了，郝支书很欣赏他。他在《红与黑》这本书的问题上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态度积极。青年点的事郝支书都了如指掌，你要向他学习。"牛鲜花这是话里有话。

帅子叫酒精拿住了脑子，愣是没听出话味儿："大庞是不错，我哥们儿，没的说。"

牛鲜花又把酒盅放下了，看着帅子长叹了一口气。帅子认真地说，大庞对他说了，一直为他守口如瓶。牛鲜花见点不醒他，无奈地挥了挥手："好了，不说他了。你给我的那套军装，我以你的名义给了郝支书的姑娘郝月凤了。记住了，郝支书问起这事你别说漏嘴，你现在是关键时候。"

帅子一听哭了起来："牛姐，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忘不了！"

牛鲜花严肃地说："得，别叫得那么亲切，你还没解除监管呢！"

帅子一大早起来就被牛鲜花用喇叭喊走，是福是祸没人知道，青年点里的人都惴惴不安。大庞被赵春丽一个眼神钓到了僻静处。

赵春丽见周围没人，赶紧问大庞到底去找郝书记了。大庞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没有办法，他为自保只能把帅子扔出去了。赵春丽觉得大庞这事儿做得太差劲儿，大庞说他是郝书记树的典型，去找他说出事实真相，也是别无选择，其实他心里也挺难受。赵春丽心里不落忍，埋怨大庞这招既黑又损，帅子父母有问题，现在还被关押着。他又被清查过，这件事要是真的落实在他身上，他怕是永远没有翻身抬头的日子了。

大庞急了，说道："亲爹顾不了野娘了，这个时候你叫我怎么办？让我替他背黑锅？那对我公平吗？"赵春丽不放声了，只是不满地瞟了他一眼。

赵春丽和大庞分手后，去了刘青住的屋子。自从帅子被牛鲜花从喇叭里喊走后，刘青的心就没着没落的。在眼前的形势下，帅子这一去，十有八九是凶多吉少，她坐在屋子里愁得对着墙发呆。

赵春丽见状心里有些愧，没话找话问刘青发啥呆，刘青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说，唉，帅子让牛鲜花提溜去了，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

"你呀，想开点儿吧，担心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自己吧。"

一听这话刘青流泪了，她哽噎着说："帅子怎么了？犯什么法了？凭什么叫人家整来整去的？这是什么世道！"

"刘青，别胡说！我看帅子这回很危险，别让帅子的问题沾上你，耽误了回城。"

"我不怕，大不了我陪他在乡下呆一辈子！"

赵春丽叹了一口气，可怜地望着她说："你这个人，这是何苦呢？"

青年点开早饭的时候，帅子回来了，他喝得面红耳赤，走起路来晃晃荡荡，一步三摇。进了食堂两腿一软，坐在地上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

大家赶紧让地方，躲他躲得老远。刘青抢上前去，一边替帅子捶着背，一边没有好气地骂道："一个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还有没有良心？心都叫狼吃了？当初是谁磕头作揖求帅子的？出了事都成了缩头乌龟了，一个个倒是把自己摘干净了！谁揭发了帅子？敢不敢站出来承认？要是敢站出来我撕了他的嘴！叛徒，甫志高，哈巴狗，白眼狼，天打五雷轰的，将来生个孩子也没屁眼儿！"

食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出声。

帅子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刘青，别骂了，也许不是哥们儿揭发的。"刘青不依不饶地接茬骂："什么哥们儿？都是些吃里爬外的东西，恶心人！"大庞终于忍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说："刘青，你嘴上积点德吧，骂了半天这些人没说一句话。你说谁是叛徒？拿出证据来。"

刘青冲了过去，手指就差直接戳上大庞的鼻尖了："还用证据吗？看脸色看不出来吗？听话味儿听不出来吗？这些人不聋不哑，不痴不傻，心里有杆秤呢！哎，大庞，我骂我的，你接什么茬儿？心虚了？不会是你出卖帅子的吧？我看你长得方面大耳的，不像是个叛徒，倒像个阴谋家，一般叛徒都是尖嘴猴腮的。"

第43节：北风那个吹(43)

大庞把刘青的手拨拉到了一边："你说谁是阴谋家！"

"我说你了吗？我是说你像，像不等于是。都说我长得像张金玲，我就是张金玲了吗？"

大庞冷笑道："就你，还张金玲，你看你嘴上的痦子吧，像趴了个臭虫。"

刘青顺手从饭桌上抓起一个大饼子，狠狠摔到大庞的脸上，骂道："闭死你的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长痦子怎么了？你管得着吗？毛主席还长痦子呢。你没看看你那样儿，一张苦瓜脸成天耷拉着，眉头皱皱着，成天装着阶级斗争的脸儿，够不够死个人！"

大庞针锋相对地说："阶级斗争怎么了？上级号召的!有人脸上没阶级斗争，可成天宣传了些什么？在哪儿喝得烂醉如泥？"帅子有气无力地开了口："大庞，你是说我吗？这可就太不够意思了！不错，我是在牛队长那儿喝了点酒，咱们知青谁没在老乡家吃喝过？你的事我可对牛队长一句没露。"

大庞说话的声音马上小了，心虚地说："我的事？我有什么事？"刘青得理不让人，嗓门拨得老高："还想让大伙知道吗？你干的那些巴巴事咱点谁不知道？我给你抖露抖露？"赵春丽急眼了，急忙制止道："刘青，这半天我没说话，你敢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臭嘴！"刘青乜了赵春丽一眼，不服地说："嗬，小样吧你，牙长齐了吗？你动我一指头看看？我打你个满地找牙！"

赵春丽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伸手拧住刘青的嘴："我叫你胡说！"

二人厮打在了一起，女知青们赶紧上来劝架。食堂里正乱呢，突然响起了一声威严的断喝："都给我住手！"众人扭头看去，只见牛鲜花站在门口，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大家。

领导就是好使，马上打仗的人不打仗，对骂的人不骂了，都耷拉头了。

上工的钟声响了。知青们懒懒散散的站在院子里集合，准备上工。牛鲜花披着军大衣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大伙儿一见她，马上紧张了起来。

"毁了，"兔子说，"这个女魔头，她一来我的头老大。""奇怪，一早她来干什么？"李占河说。

"大伙先别急着上工，我和郝书记商量过了，还是要来查查那本《红与黑》。大伙都回自己的屋去，我再查一遍。"

赵春丽躲在队伍的后面，低声嘟囔道："查就查呗，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谁知让牛鲜花听着了，她踮起脚跟，板着脸问赵春丽："那我就是鬼了？"赵春丽慌了，赶紧解释道："牛队长，我不是那意思。"牛鲜花严肃地说道："说话做事要突出政治，别光顾一时的痛快。"

这话狠狠点了赵春丽，她心里有鬼，赶紧把头低下了。大伙都听话的回到自己的屋里，等候牛鲜花的检查。牛鲜花先翻了刘青住的屋里，把女知青们的箱子、旅行袋统统打开，翻出满炕的花裤头，化妆品，小玩意儿什么的。牛鲜花一边翻着一边嘴里不停的教训她们："你说你们，把心思都用在哪儿了？你们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改天换地的，看看你们的箱子，开杂货铺啊？行了，都收起来吧。"说着走出屋子。

刘青冲着牛鲜花的背影伸伸舌头，扮了个鬼脸，小声嘀咕道："小样吧，翻翻她的箱子看，里边说不定有什么呢。"荆美丽悄声问，有什么？刘青附着她的耳朵嘀咕了一句，二人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叫牛鲜花听见了，她探进头问她俩笑什么？刘青挑衅地说，笑该笑的事。牛鲜花哼了一声，训诉说："有让你笑不出来的那一天。"

牛鲜花又进了大庞住的屋子。大庞早准备好了，把手一摊说："牛队长，请检查吧。"

牛鲜花冲他微微一笑："大庞，你是点长，又是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信得过你。这屋里没别人，你自己动手吧，我看看就行了。"

大庞先打开箱子，接着又打开铺盖，拉开旅行袋，堆了一炕东西。牛鲜花随意看了两眼说："很好，我不相信你会藏那本书，这是例行检查，没办法，理解吧。"

大庞现伸头看了看屋外，见没有人，这才小声说："大队长，书肯定有，我在帅子那儿见过。我已经向郝书记汇报了，你一定要仔细检查他的箱子。"

第44节：北风那个吹(44)

牛鲜花满意地点着头，夸大庞觉悟很高。大庞还想殷勤地再细翻炕上的东西，牛鲜花赶忙制止说，他们这屋她放心，不会有问题。说着她转身朝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她又回过头随意地看了一眼放在屋角的箱子，随口问道："哎，箱子底下那双大头鞋是谁的？"

大庞说是他的，牛鲜花说忘看了，她让大庞自己看看里面没什么问题吧？大庞胸脯一挺说："绝对没问题。"说着他哈下腰拽出那双大头鞋，拽了一半，他突然傻了，鞋子里竟然放着一本书！

牛鲜花眼尖，瞅见后走过来问大庞，这是怎么回事？大庞愕然不知所措，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牛鲜花看变了脸，厉声说："快拿出来看看，是什么书？"

大庞的手哆嗦着抽出来一看，竟然是那本《红与黑》！他吓傻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牛鲜花沉下脸，指责道："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竟咿咿呜呜地哭了起来，大眼泪直掉。牛鲜花说，一个大小伙子，哭什么？哭有什么用？大庞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牛鲜花，直叫冤枉。牛鲜花面罩寒霜地问，谁冤枉他了，这书难道不是在他屋里找到的？大庞哭着说，他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肯定有人栽赃！他知道是谁干的了，肯定是帅子！"

"大庞，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胡乱咬人了。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牛鲜花厉声说道。"不是咬人，我的确是冤枉的！"大庞就差用头去撞墙了。

"大庞啊，大庞，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你别以为自己清清白白。我问你，赵春丽那里搜出来的套套是怎么回事？真是留着当气球玩吗？你糊弄洋鬼子啊？点里的人是怎么说的你没听到？我的耳朵可塞满了。"

大庞哆哆嗦嗦地说："牛队长，我承认，我是作风有点不检点，可我……"

"别说了，你那样的事都能做出来，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大庞哭得一塌糊涂。

牛鲜花"啪"的一拍桌子，训斥道："庞秀岩，你给我说清楚，我冤屈你了吗？你要是觉得冤屈，可以到公社去申诉，我陪你去，咱们现在就去！"

"别，千万别，我不冤。"

牛鲜花口气缓和了下来："还是的。你也不用怕，只要承认了就行，我给你留了条后路。我为什么没当着大伙的面让你动手？就是怕你有个差错，果不其然。好了，这件事到这儿为止，你知我知，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大庞点头如捣蒜，眼泪巴拉地说，他懂。牛鲜花威逼说，你的嘴巴紧着点儿，不要再乱咬人了。没事儿了，走吧。大庞没想到这事儿轻而易举就过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地问真的没事了？牛鲜花不耐烦了，让他没事赶紧走人。大庞嘴里一个劲地道谢，感恩戴德地走了。

郝支书进屋，和大庞打了个照面。大庞吸了吸鼻涕，哑着嗓子点头哈腰地打了声招呼，匆匆忙离去。郝支书惊讶地看着大庞的背影问，大庞他怎么了？《红与黑》查得怎么样了？有了点眉目？牛鲜花把书交到他手里说，没法查了，也不用查了，书在这儿呢。郝支书好奇地翻了翻书，问是咋回事儿。牛鲜花说，她一大早到大队部，在窗台上发现了这本书。看样有人害怕了，主动把书送来了。

郝支书说，这案子可以结了，别折腾了，书交到公社知青办就行了。多大点儿的事，弄得狼嗥狗叫的，连大庞都开始胡说八道了，还差点儿冤屈了帅子。

牛鲜花点点头说，不就是一本书吗？刚才瞄了几眼，也没什么，听那些人闲着没事瞎上纲。郝支书心情很好，说他闺女穿了帅子送的

军装高兴得不行了，一早就坐拖拉机上县城浪摆去了。牛鲜花赶紧说，月凤那身条，穿上那套军装，还真神气。

郝支书呵呵笑着说，军装就是打扮人，这身海军大衣穿你身上就是显得人特别精神。几句玩笑后，郝支书说起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的事，他问牛鲜花有啥想法。牛鲜花说，光有个打算，抽空再跟他叨咕叨咕。

第45节：北风那个吹(45)

郝支书让牛鲜花抓紧办，一定要让月亮湾弄出点儿响动来！

牛鲜花和郝支书走了，"毒害书"搅起的风波还在知青点继续着。帅子和大庞坐在食堂炉子的两边，两人暗地里在较着劲儿，互相对视着目光里充满了仇恨。

坐在两人中间的兔子，看看帅子，又看看大庞，把头低了下去。

大庞从炉子上拿起一个烤熟的玉米填到嘴里，发泄似的嘎嘣嘎嘣地嚼着，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人想害我？瞎了眼！让我抓到了，我生吞活剥了他！"

帅子也拿起了一个烤熟的玉米送到嘴里嚼着，又拾起一个玉米棒子，在大庞面前比划了比划："我要是抓到那个叛徒，肯定会给他的屁眼里塞进这玩意儿，让他永远哈不下腰！"

二人越说气越大，都瞪看着对方，互不相让，看样子要动手打起来了。兔子赶紧劝他们："哥们儿，别这样，大伙天南海北地聚到一块，不容易。"

大庞又抓起一个玉米填到嘴里用力地嚼着，边嚼边恨恨地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可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那天，他早晚会暴露的。"帅子也不相让地抓了一个玉米送到嘴里嚼着说："说得真对，纸是包不住火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兔子赶紧挡在他们中间，央求道："你俩这是怎么了，都消消气，都收收眼神。"

"买二两棉花纺一纺，我大庞不是好惹的。谁打掉我的牙，我掏出他的花花肠子！"

"到三中扫听扫听，被我放过血的可以编一个排！八二四工总司攻打卫校，外边放着炮，子弹像下雨，我冲进图书馆抢书，抢了半麻袋，大摇大摆地回了家！"

大庞冷冷地一笑，脱下貉子皮帽子，凶狠地一把一把地往下薅毛，再扔进炉子燎成灰。盯了帅子一眼恶狠狠地说："这要是那个人的

头，我会把他的头发薅光，让他当一辈子和尚！"

帅子盯着大庞，用火筷子夹起一块炭块儿，放到自己的大腿上，不动声色地说："我给他把账记在这儿，一辈子不忘！"帅子的裤子被火炭烧着了，冒出青烟。

大庞从没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慌神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这是干什么？这有意思吗？"说着站起身就走，慌慌张张差点摔倒。

帅子蔑视地哈哈大笑起来，"噗"的一声，喷了大庞一身玉米渣子。大庞赶紧慌不择路地跑了。兔子垂下了头，低声哭了起。

帅子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这是替谁掉眼泪呀？"兔子只是哭，没有说话。帅子又问了一遍。兔子哽咽说："帅子，我对不起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帅子的脸有些变色了。

"你冤枉大庞了，揭发你的事是我干的。"

"你发烧是不是？"

兔子抬起头来看着帅子，一边哭着一边艰难地说，确实是他干的。帅子眼瞪起来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兔子把目光移开了，他不敢看帅子的眼神。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帅子恼了。

"我真的对不起你，是我干的。原来我想挺着，可石虎子用一张招工表来引诱我，说只要我能揭发你，我就能到铁路工作，能当火车司机。帅子，我家里的情况你知道，我想回城都想疯了。再说我从小就想开火车，没办法，我招了。帅子，我他妈不是人揍的，连条狗都不如。我把你害了，你打我吧，只要你能出口恶气，你打死我都行。我一声不吭，行么？"

帅子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是呆呆地看着兔子，被可靠的朋友出卖，他是伤透心了。

"你说句话，你他妈说句话呀。"兔子哭着央求着，"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行不行？"说罢，抡起胳膊抽起自己的脸来。

"把手给我放下！"帅子命令道。兔子还在一个劲儿狠抽自己耳光，打得"啪啪"作响。

"把手给我放下!"帅子提高了嗓门，再次命令道。"别管我，这样我能好受些……"说着兔子继续狠狠打着自己耳光，脸被打得肿胀起来，像猴腚一样红。

帅子站起身，一脚把兔子踹倒在地，然后朝门口走去。"帅子，我还有话要说。"兔子趴在地上喊。

"不用说了，没事哥们儿。这件事要是换作我，我也会这么做。"帅子说完离开了食堂。

第46节：北风那个吹(46)

牛鲜花回到大队部，气还没喘匀溜，电话铃就响了。牛鲜花接电话一问，是公社打来的，说公社放映队当晚要在月亮湾放映《卖花姑娘》。让牛鲜花他们一定要搞好安全保卫工作，别像其他公社放映这部片子的时候，出现踩死人事故。

牛鲜花放下电话，就把这事儿向郝支书做了汇报。郝支书一听就直摆手说："今天的天不太好，天气预报说晚上西伯利亚有股西北风要刮，还不小呢。这么大的风，这么冷的天，放电影行吗？"

"大伙盼这个电影都把眼睛盼红了，别说刮西北风，就是刮刀子也不怕！"牛鲜花急切地说。

郝支书看到牛鲜花眼里全是焦急，就同意了。牛鲜花转身跑进了广播室，打开了喇叭，兴奋地大声喊道："社员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公社放映队今晚要来我大队放映一场电影，什么电影呢？"她拖着语调慢吞吞说，"《卖花姑娘》！"

原本因追查《红与黑》毒草事件，被搓搓的人人自危的知青们，冷不丁听到这个好消息，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兴奋的尖叫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牛鲜花讲下文，"社员同志们，根据别的大队的经验，这部电影受到了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观看电影的人空前踊跃，发生过拥挤踩踏事件，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不排除有阶级敌人幕后搞破坏的可能。为了确保观看电影的安全，大队民兵连要切实搞好安全保卫工作。石虎子，听到广播马上到大队部来一下……"

雨过天晴，知青们的狂热劲儿被这部早就想看的电影煽起来了，他们聚到食堂里用筷子敲打着饭钵，在李占河装模装样儿的指挥下，合唱着起《卖花姑娘》的主题歌："卖花哟，卖花哟，花儿红，花儿香…离开祖国的亲人们，何时才能够感到温暖……"知青们嗓门七高八低，有的唱，有的吼，有的记不住歌词现胡编，跑调都能跑到西北天去了。

看过这部电影的兔子，也活跃了起来。他模仿电影里那个大学生演给大家看："当今世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汽车，而我们的王公大人还骑着小毛驴……"

食堂里这么热闹，帅子却没有露面，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趴在炕上正给父母写信："爸爸妈妈，你们好。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生活还像往常一样，太阳还是上山落山，满眼还是鸡鸭鹅狗，不过今天终于有点儿新鲜东西了，一是我们月亮湾今晚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二呢，我认识了一个像我死去的姐姐一样漂亮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叫牛鲜花，是我们月亮湾大队的队长……"

没有看见帅子的刘青，从食堂里跑来找他。进屋见他在写东西，随口问道："你怎么没去？忙着给哪个狐狸精写情书。"

"胡说些什么！给我爸我妈写封信，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

"哎，大庞被牛鲜花叫去后，回来掉了魂儿似的，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呢，口风紧得很。"帅子手里的笔停下了，"直说有人陷害他，还和我较了回劲。"

"到底怎么回事？赵春丽对我也直翻白眼儿。不管怎么说，牛鲜花对你是挺够意思的。"说着刘青坐到了炕沿上。

"绝对够意思。"

刘青盯着帅子自言自语道："奇了怪了，送礼不要，可处处护着你，她图的是什么呢？"

失魂落魄的大庞也没在食堂，他被赵春丽约到了没人的草垛子那边。赵春丽看着大庞神不守舍的样子，不解地问道："事情都过去了，你还忧虑什么？"

大庞担起头，一脸愁容，担心的问赵春丽，你说牛队长真的会放过我？不是缓兵之计？赵春丽想了想说，你是郝书记树立的典型，他这是打狗看主面。"

"嗯，有一定的道理。"大庞点了点头，"其实我真的很冤枉。这件事是谁干的？帅子？不可能吧，我对他小心了又小心。我刚才试探了他一下，挺有种的。不会是刘青吧？"

"刘青？不可能，她没那么多心眼儿。"

"能是谁？还是帅子？"他皱了好半天眉头，恨恨地说，"肯定是他，我饶不了他！"